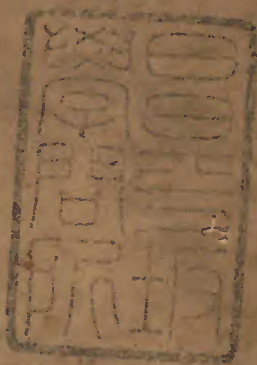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

六之七

四



漢書門			
九	四	三	七
二	八	五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九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七	八	二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7	
冊數	28	(4)	
函號	299	36	



性理會通卷六

正蒙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此後多說君義德有職解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集釋百順者體和而身適壽富而康

寧德者得其至當者一本萬殊是也無過不及故曰當必有德而致諸福故曰德之基君子其尚德乎祭統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熊氏曰君子之所樂者亦在得獲福之道指德而言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集釋張南軒曰中庸之德中人以上可俯而就此易知也中人以下可跂而及

性理會通卷六 正蒙

淺草文庫

此易行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至德者坤順乾健之德也循理而有得焉故配之以天下則德極其大業極其盛矣一事之善一偏之德不足言也易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出易大傳○集解易中易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得天下之理之謂德不外乎天下之理故係辭云易簡之善配至德言與之相合無間也

大德敦化仁知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集釋仁知之道大德也孝弟之類小德也釋中庸之意大德即小德之所自出淵泉時出或出或入而有以合時措之宜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集釋器者有用之物不器者可用不可用之物也釋論語之意大德不踰閑則大者器而體之所以立小德出入則小者不器而用之所以行也○集解大德敦化不當與大德不踰閑連屬以字為仁

以化為知出入可也猶語云橫直皆好之意大德以體言小德以用言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集釋性之善質之美者皆可有是德

但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失之君子常明善而力行則無不得之也○集解性以本然之性言質以氣質言仁義禮智之德皆此所固有而具於氣質之中可以求而有之者也故曰凡有性質而可有謂凡有性質之中而可以有之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集釋

日新則不已德盛過而不有不貳過也不凝滯於心實私欲於無者有如日新者矣○補註日新之謂盛德謂大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謂小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猶十二篇涉而不有過而不存之意○集解日新之謂盛德蓋謂其事至能應事過即冰消霧釋不至有之凝滯於心而不化如此則是察理精細制於外因可以養其中物欲不行德性常用心得其正而日新無窮矣故謂之盛

德不然則欲動情勝必將人化物而滅天理安能日新而德至於盛乎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無方體然後能無我集釋

浩然無害即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無微不燭無遠不照日月合明也仁義剛柔往來出入與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也酬酢應變也不倚中正不倚著於物也萬物有方體聖人天地無方體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則日月四時鬼神皆萃聖人之身尚何方體之可名如是聖人果能至公無我者矣○集解合德合明合序合鬼神四者分而言之各是一義合而言之天地合德誠也日月合明明也誠明合體然後能動靜以時酬酢不倚而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為聖而入於神能至公而無我矣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

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

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集釋器有二義一

之美一是行礼者明器用之制故無用無不利禮運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禮理即道也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子夏之言與禮不同○補註釋禮運禮器二篇之義禮器謂以禮成器不泥於小者猶言不拘拘於小者也小者若禮食親迎之類○集解禮器禮運皆禮記篇名禮器之中皆言脩身謹理之事故曰藏諸其身言未及於效也用無不利上疑缺禮運則三字禮運之中兼言移風俗和天人之效故曰用無不利利順也即禮運中所謂順之至也禮運云者

以下又申解其命名之義運用流通之妙也脩身
慎禮而馨香上達感動天地至於天下大順四靈
畢至則是運用流通無所限隔者此禮運一篇之
意也故其取名曰禮運言其達也達即運也器者
言孝者養成德器之美也人能循理則私欲不行
而德器之美無不成此禮器一篇之意也故其取
名曰禮器言其成也成即器之義也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集釋禮器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運
曰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此脩性達順

之謂○補註脩性而非小成猶左傳所謂能自曲
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也此又申明上章禮器

禮運之意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集釋素者猶言素定自
其初而言之無不全備

也○補註釋孟子之意素者
謂素具也本於性而有者也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

己以安人修己而安人不安乎妻子况可愾於天

下

集釋如玉溫潤而栗然者也孚信也愾怒也嘆也
○補註熊氏曰脩己而人未安則是脩己之道未

盡且不行於閨門之內况
可怒天下之不感孚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集解雖一事
不妄求亦可

謂之不願乎外正己而不求於人則
事事不妄求矣故為不願乎外之盛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補註釋論語之意仁道有本謂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集釋〕為已而循行非為人

○〔補註〕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之意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集釋〕

為同衆以為是如鄉人之皆好皆惡者不亦異而非乎一說必欲人之如此非正已之道亦通○〔補註〕必物之同者必有苟合之行必物之是者必無反已之心此二者皆非自然之道也○〔集解〕同者同乎理也異者異乎理也使牽世皆惡而我獨為善則我之異正所以同乎理也安在其為異哉故朱子曰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集釋〕同乎人者通天下

無不感○〔補註〕聖人盡性能通天下以感人心是聖人所以同乎人而無一毫有我之私者也○〔集

解〕通天下之志者在德上言同乎人而無我即是通天下之志德者天下之志之所同然之理也我汨於物欲不能通天下之志則其所成者有我之私耳安能感動人心而使之化故必能通天下之志合人心之所同而成德者然後能感人心然通天下之志同乎人而無有我之私德之盛也又必聖人而後能焉否則已私汨之雖欲強之而不可得也故和平天下之道非一端也教以道之禮以一之政以防之刑以率之皆可以勉於外者也非盛也而為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為極盛蓋感動人心必本於有聖人之德而通天下之志非可以勉而求者也

道遠人則不仁〔集釋〕仁遠乎哉未嘗不切於人之身

〔註〕仁者道之體道者仁之用也○〔集解〕仁者人之所以為仁之理即道也為道而遠人則必失其仁矣故為不仁也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集釋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天下之理不一惟得乾健坤

順之道者為知幾幾者動之微也知之則內有所得外無不明五常之道焉有不順正者乎達道即乾坤之道亦所以具尊卑親疎上下大小之理知之則正正自能行矣利用所行無不順外之道也安身所居無不宜內之正也○補註易簡之理得則能審其善惡之幾經常也即易簡之理也所以經正者蓋由其知善之當行不善之當去使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悉當於理而無不正矣○集解天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易簡理得誠也知幾者於事理知之無不明經正者於五倫處之無不當誠而明也利用安身之要其反相須以為道者歟以知行言知為義行為仁蓋知為精義為體道無私也以仁義之體段言則仁乃人之所以為仁之理而義則仁之所斷制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人仁為體義為用言各有所主並行不悖也經指五達道蓋五倫既正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道前

定事豫立事事皆有本而行之不疑矣利用安身之要孰有先於五達道者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集釋錯分置於其間也君臣父子天之經也性之故仁義行父子仁也君臣義也○

補註釋易序卦傳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集釋通極其性天理人倫之至之謂致行其知推極之也與致養不同仁

者統四德原萬善通極其性心無不仁矣由是內有涵養靜無不適焉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推極其知而行無有不當故能盡其道之顯著者而所動能變通焉仁存乎內故以養言義行諸外故以文言○補註能致養而靜以安性之本也能盡文而動以變禮之盛也於此見仁有以統乎義禮智者矣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集釋以義行仁故曰仁之動一於義則裁割之心多而或殘忍故傷仁以

仁為主故曰體之常一於仁則慈愛之心多而或不當故害義必相須而后可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集釋立必正方者則安于禮仁主靜不易方者安于

靜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集釋有常心不暫行忽止也安於所遇則富貴貧賤無適而不自得故其本心之仁益厚而大矣是以心之不變而物常被其仁愛焉君子常持是心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無須臾之或停無踈遠之不屈此物之所以常受其惠矣乎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也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集解傷暑為暍於欲切至仁無恩者言至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切至仁無恩者言至

仁之人其心公非有意以恩結人也但因人之不足者求救於彼然後施以惠之自無不偏有其恩耳物物欲也常愛也以上言仁者愛無不周以下又言其愛無私心樂天以下又言其所以愛無私也

子中粹語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

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集釋

得道多助愛人保身也不擇地而安處平居患難無不可也如是則所行所知之通乎理者亦極其大矣進而上之天下之理無不擴而充之將在帝之左右則達於天達於天純天理也性無不全身無不

成矣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分配妙

生理會通

卷六

正蒙

七

集釋與論語同以為上達於天命而不怨天下專於脩己而不責人○補註上達謂上達於天言與天為徒下孝謂愛人之事言與己為一樂天不暇故不怨天治己不暇故不尤人此非孔子本意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釋集知來物者窮天下之理盡事物之情故事至能應物來能接無不利於所用也通晝夜者識動靜之道審得失之幾故隨寓而安皆悅乎理而不愧怍憂懼也聖人成其德而不私愛其一身故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乃所以成其天德也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故悠久不變亦天之無強矣是聖人以身視身而以天視身也豈私之甘自怠乎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集釋病猶患害之也妬賢嫉能之謂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集釋達諸天天道無旁聖人亦純不已也然聖人有不能盡如

孔子不得位之類淆混也混混私欲大人豈能知之○集解君子之道達諸天道之全體也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雖亦道中之一事然小民至愚淆雜於物欲則私矣大人至公者也故不與非謂智之合道者以大人不與也如是則滅絕種類矣豈聖賢之道乎此自為一說不當移解中庸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集釋匹者愚匹之謂然其有所聞有所見皆謂得天之聰明然天均賦是理亦均稟是氣

不以聖人而有不以匹夫而無聖人則極盡之至公無私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耳故曰憲天聰明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焉○集解天之聰明性也必稟是性而後有生非性即不成人矣蓋理以主

氣非理則氣固不聚也此言匹夫匹婦本皆得天之聰明以有成但拘於氣稟壞於物欲而不能盡聖人則天聰明之盡者耳非謂聖人獨有此性而匹夫匹婦不與也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集釋去棄之也狗隨之也無去無徇直也春生秋殺皆直也天道廣大以生生為心故能直養

之然善惡仁壽香臭皆生於兩間此有容而愛之也未嘗棄去之依循之乃直也若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曲成之道也

○補註天以直理生養萬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各因其材而篤焉為人君者曲成萬物而不害其直理斯盡天之道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

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日新集釋富有之謂大日日新之謂久易之道也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集釋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也遠矣集釋金以宣而玉以振故不踰乎道可久可大焉肖即似也蓋以吾身類天地之道亦以其悠久無疆也

○補註此張子即樂金和玉節則不過明聖人知運則同乎天貞一則同乎地所以旁行不流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者也

○集解作樂者必先以金和其聲即知運智也以玉節其韻即貞一仁也但不過言其處常之經不流言其處變之權蓋不過於荒唐不流於詭詐皆以其智仁兼率也天高明為智地博厚為仁天何依乎地地何附乎天天依形地附氣地更相依附然後其高明也久其博厚也大人之知仁之道本於天地故必智如天仁如地仁智相資與天地肖焉而不離然後可久可大不然則知而不仁其所知者荒

唐詭詐而已仁而不知其所行者耳目所及而已不如天地非性也違道也遠矣尚何久大之有久者至誠無息之德也大者富有無窮之業也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集釋一者守之正兼者蓄之多○補註此承上道所以可久可大兼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集釋絞曲也剝闕也易曰

直方大者也○補註絞急切也剝割也此釋易坤卦六二爻辭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集釋險不平無坦易阻不通非簡直險則不安阻則不進易註曰至健則所行無難

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健者自高而臨下故知其險順者自下而趨上故知其阻雖易而知險

則不陷於險既簡而又知險則不困於阻一者易簡所成之道也乾健坤順之德備諸身剛柔仁義之道得於已以此處天下之理行天下之事孰難哉知幾與知權相似幾者動之微善之兆也○補註釋易大傳之意蓋知險阻自然不敢以易簡處之故能研諸慮餘見朱子本義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集釋人直而我曲明於自知也人曲我不言直而理自直也明以待已寬以待人也

尚何爭之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集釋隨其屈隨其伸是無不容受也無所不伸

而常直者理在我而無窒礙也感者動之始也無不容人則不校矣至虛無私理常直矣屈伸一動

而君子處之裕如其知幾何如哉若精其義而功
密入乎神而將自化則道常直於萬物之表而立
於不爭之地知
幾又豈足言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集釋以伸為屈

變也理直於人而我知已之曲理曲於人而我
明已之直非知幾於天下之至變者孰能與於斯
○補註釋易大傳之意言天下何以思慮為哉但
能明屈伸之變即盡之矣易大傳曰日往則月來
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
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此所謂屈伸之變也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集釋柔能制剛

孫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易師以退為進皆明屈
伸之神者也○鮑氏發微曰此承屈伸而言老子
曰柔能勝剛柔屈也勝伸也愚謂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而戰陣之法寧者固不可以不講也然戰陣

之法莫備於武侯八陣圖蓋四方為正兵曰天地
風雲四隅為奇兵曰龍虎鳥蛇中軍大將握之亦
正兵也九陣之外餘奇之兵為握柅即遊兵是也
八陣布之於外四面入向則以正為正以奇為奇
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一定而
不移也大將居之於中臨柅應變則以正為奇以
奇為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
為右以右為左變化而不窮也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集釋敬者百行之本以敬為主則必守之固故有可立而

事可為者也○集解有立以立為言有為以用言也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補註此左傳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內史過賜

晉侯命歸告之辭註云敬載禮而行猶車載人而
行不敬是無輿也故上慢下暴禮不能自行○集
解敬以心言
禮以文言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集釋恭敬

愛乎人搏節愛乎已退讓雖推愛於人而實能愛其身也故為愛道之極○補註釋曲禮之意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讓所以明禮之文也葉氏曰恭敬者禮之本搏節退讓者禮之文誠能從事乎此則視所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搏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集釋勉明

或作克明未詳倡作典以求明道也已不能明其道則人與道及教也皆不能作成充大之○補註熊氏曰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弘大教必以禮而成就耳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清伯夷典禮之訓

蓋心無私曲則直矣故其心潔白而可以事神撓物欲昏之也曰和曰樂兼樂而言也利順也○補

註直者禮之体和樂者禮之用故也○集解心無私曲之謂直能敬以直內無少私曲則心斯潔清而有以為定理之本撓曲而不直則私欲橫行昏亂而不明矣何以行其禮乎此制禮之本也和則其所制之禮又得其自然之理不强為也樂行之熟也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集釋

致用出而行道也幾不可緩非可好從事而亟失時焉進德隱而脩己也徒義必精日遷於善篤加其功至乎至微至幽之處也易曰四多凶四多懼乾乾者自強不息所以進德必趨乎時者所以致用道可行不行皆視時之何如非汲汲於進取也時不可行固不可出時可行矣可以深藏固閉哉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集釋當動而動當靜而靜義也不失其可動可靜之幾義之極也無私蔽



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定自無可病者焉病則動靜皆失時矣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集釋吉凶利害外之來者人謀大業我之應者謂大業則富有大而無外者仰觀俯察之間範圍曲成之類乎○補註當凶害之時則人謀作至於反凶為吉轉害為利則大業生矣說苑所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是也亦釋易大傳之意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集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何思何慮以此措之耳故行其所無事事之至也因其事處之於理尚何待思慮焉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集釋兼幽明死生人鬼而知之知崇高厚遠大矣然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補註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葉氏曰說見繫辭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理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焉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此引孟子與易皆知德之難言也

闡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此篇論聖人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作者註脚

性理會通卷六 正蒙

非有述於人者也

補註熊氏曰古之制作之君有七人伏義神農黃帝堯舜之制法禹

湯之興王皆以身為天下先非有所繼述於人也或謂伏義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時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受禪者也堯舜以德禹以功故別敘之湯始革命者也故謂武王為作則已足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敘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足言述而不作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補註不輕去未彰之罪堯厭之君堯之於三苗是也按張子理窟云萬事只一天理舜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遠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之必舜而後因

民不堪而去之也○集解堯君德則位高分定而大臣之心素服其惡弗肆其罪未彰而民未厭也故得以厚吾終而容之舜初承堯命而為臣四臣素大家見非君子也一旦側陋如舜者起而處其上其心不服由是而比周以肆其惡固民所厭也舜當始政而使更容之其何以肅百僚而正朝廷乎其為國家之累也大矣故不敢不虔其始而去之程子曰凶凶之木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其位則必四人者之歸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

稽眾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補註聞前聞也式法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其法度雖無所諫爭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集解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集釋別白其所生分

析其衆類不越人物之間明察然也○補註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曰生者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集釋所過者化張子以爲舜化象也卒象之國而無惡聞舜之化也象喜事之

適意而偶合乎道舜固喜之象事便於私已而喜舜之同者事無大害而不拂其情也象憂不得而舜憂之是焉則因兄弟之情非焉則恐兄弟之惡所竟者先是聖人能預知人之情而無怨怒也○集解過化謂事過即化無所留滯不藏怒不宿怨也與人爲善謂取其愛兄之意也隱惡謂沒其殺已之惡也所竟者先謂但先竟而不逆詐億不信也此四句牽經傳成文皆以解象憂喜舜亦憂喜之意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集釋因惡而隱因善而揚無心自然也若惡而揚善而隱弟憂而喜弟喜而憂則不近人情者也惟行其所無事故能之至于與人爲善取人之善而爲已之善是助人爲善也得夫問察之智而造夫過化之地矣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巳在

人在巳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集釋瞽瞍之頑桀紂之暴

舜事之者順也湯武放伐桀紂之君逆也舜不幸而有是父湯武不幸而有是君均其不幸也然舜

明察庶物人倫之理是曰精義以致生知之用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曰性其仁而行以著安行之功舜之事也湯雖放桀則有慙德欲赦桀則畏上帝故執中難寧損已德順天心乃所以為中也且天下不過欲其有道耳又何分人已之間而別其賢否親疎貴戚之等類蓋用賢求天下之有道庶不為桀紂之時乎如是舜之至德湯之至公無以加矣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于與迂同出文王世子○集釋無方不問其類也問之則疑矣聖人公天下賢則立之任之何私疑之有於其身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不借久勞其身正以聖道之難至必欲吾真見故也湯之求賢周公之求道其公勤之心一而已矣後宜慎之○補註按文王世子本謂周公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在張子是言坐以待旦是周公所以迂曲其

身望道而必吾之見也○集解立賢無方正是公天下坐以待旦正是于其身于其身與文王世子同解不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

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

已不敢不聽

集釋克勝也論語以為天下之賢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張子兼善惡而言亦

通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集釋縻繫猶言繫也非文

王之有心其聖德自繫人之心也結於人不可解牢其勢不可動也詩大雅緜之篇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文王四友之臣也○補註釋詩

之意言虞芮二國來質其訟之成是天下訟獄者
不之紂而之文王也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
為天下縻繫之也雖其德盛之致亦日多助於四
友之臣爾按博物志曰文王四友之臣謂闕天太
顛南宮适散宜生也○集覽虞芮質厥成虞芮二
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
則虞芮之所讓也
質正也平成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補註釋易姤卦九五爻辭盖瓜陰陽

之木也以文王之德而事紂猶以杞而包瓜是杞
厚下之瓜以防其中潰因紂有淫亂必潰之德也
雲峯胡氏曰魚之餒瓜之
潰必自內始故云中潰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與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

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

惟文王乎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詁而以不革為不革
命未詳是否○集解此本大雅文王詩而

言天道無聲臭可象玄妙而難求文王能全天道
者也正惟取法文王自當冥契天道而萬邦信悅
矣不必遠求也盖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於
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體而可法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欲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
易旨不同不革命為有中國言不有心作為以求
革命而有
天下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

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集

劣盡之也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曰可欲之謂善
張子所言則凡天下之人之所願欲者心願於安

遂之間意欲於利樂之地也盡其才者勉強用力於願欲之道也然不敢必其所不能與否焉此聖賢之心也○補註可願即虞書所謂敬修其可願可欲即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故橫渠孔子用發明之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補註釋論語之意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補註以譎為婉以正為直二人各有短長

也淮南子謂齊桓率而不密晉文密而不率意亦如此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集釋法者先王之法道者先王之道道由法立法由

道成非其人三家是也魯則人亡而法存齊則人法兩亡也○補註馭法者雖非其人而其法猶存故程子曰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伯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

於仲尼非天命耶

集釋若天使其不知也在仲尼則亦命乎○補註按史記昭公二十

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蓋聖賢之出處閑時運之盛衰晏嬰獨不智於仲尼豈晏嬰之不智無非天命使之然也

山濞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

矣補註濞與節同山節藻梲孔子言其不智事見論語海鳥曰爰居祀爰居展禽言其不智事見國語

○集解祀爰居之義同何爰居海鳥名常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柳下惠曰海鳥至矣已不知而不問祀之以為國典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惠之言曰信吾過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集釋子產為君子則可興禮樂則難既使民矣又教之既愛民矣又

義使之若相背相害也不知義以使民可教之禮仁以愛民可使之義也補註此周禮仲尼燕居言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而言蓋使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愛猶衆人之母雖過於愛不害其平日能使之義也但其禮樂不興是子產不孝之病也歟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

獻子之所賤矣集釋資其勢利其有即有獻子之有也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集釋三不可伐聖人用兵之要道經國之大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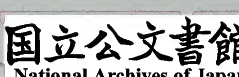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論為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

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集釋器於禮器者拘局之謂守道也精義致用精察義理之當然以致於人倫政事之用也天命者天道之本然與天同德者聖人之自然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集釋知裁之裁當作哉或曰裁裁成也知其日益也孝者日益非不知如楊墨李之則無益也安見其有日益哉補註此承上章而言蓋聖人一理隨其年而成其德如天之一氣隨其時而行其令



也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
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集釋窮理至命四十五
十不惑知天命也盡人

物之性與天地參六十耳順也天地之化生物成
務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未嘗容心於其間聖人
無意必固我以範圍之天地人物無不位育大公
至正亦嘗何容心哉至於從其心之所欲又不踰
其矩事皆天理畧無凝滯年已七十待死而已何
能於行周公之道哉○補註合易傳中庸論語言
之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距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集釋

周公聖之矩也欲知周公之行道而老不得行故
不夢則不願乎外不過吾心之中也此與語意不
同多一欲字才着此便不是聖人心之所志夢以
形焉老而安死故不復夢見周公非欲不踰矩而
不夢也

說困意妙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
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
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補註人處困之時則能警悟
通曉故為德辨能奮發與起

故為感速若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是困於內也孔
子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是困於外也葉氏

日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析理也明置身穷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速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集釋聖人繼周必能神化

而從欲風動乎○補註從欲風動見書大禹謨篇又見論語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集釋不以無道必天下正以道不遠人而

或化之也○集解道不遠人則人雖無道未有不可化者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義釋

語意不同德備者仁義有諸身礼智得諸已誠一無妄文質得宜道尊者孝非佛老事非伯功○補

註此言聖人之出處蓋委吏乘田所以仕貧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集釋解先進章不同此備字禮樂之備也不願乎外不待

外之備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集釋不居位以行道不試也○補註釋論

語吾不試故藝意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集釋文明之瑞既不文章之道必不顯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集釋儀章品則也器數名物也禮文則博矣語意不同張

子之意以為魯之禮文之闕不正於孔子之手猶有馬者不借他人乘之也○補註祝史宗廟之官

牽近以該遠約而言之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集釋去亂避去也師摯一節與魯論異夫子反魯以後樂始得正非失次也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如沒階趨翼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

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集釋與語小異紆竟緩君之敬也勞

節此見聖人功用妙

上下與常
解異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補註此釋鄉黨上如揖下如授

二句之義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集覽冉子按一統志

冉求魯人孔門弟子居政事科孔子嘗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仕於季氏後世追封徐公原思按一統志原憲宋人孔門弟子原思也為人狷介所居蓬樞甕牖子貢過之日夫子病乎憲曰無財之謂貧孝道而不能行之謂病若思病也非貧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胥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補註詩傳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蓋佛胥

南子苟不以是心至何教之有是聖人於物無畔援也畔援出詩大雅皇矣篇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

補註此張子推夫子之意不得行道於中國庶得行道於九夷也○集覽九夷後漢東夷

傳夷有九種曰畔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補註不回者往

而不返之意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集釋答司馬牛問仁問君子變化多矣○

補註如答顏淵仲弓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蓋可見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集釋不亟言子貢晚年方聞性與天道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集釋於天下天下之事也有過則愧矣不使加乎其身當日不使移之於人張子之言蓋即不念舊惡之意也故曰不使加乎其身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補註行而未成以其蚤死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補註釋論語之意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

故隱見易乾卦文言也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集釋龍德聖人脩為之功之極至也欲一朝而至方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以既竭吾才也

竭吾才也○補註觀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欲一朝而至者也

回非助我者無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

故而達夫異同者矣集釋達夫異同造於萬殊之異而一本之同也○補註聖人之

心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一有疑問則吾得以感夫天下之故皆事異而理同者矣一說異同猶楚辭所謂嫌疑謂事有異同而可疑者也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以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集釋禮樂

法也鄭聲佞人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放遠之可也損益者為治之大權放遠者為治之大戒無損益禮樂法度將失其中無放遠禮樂法度之中者亦不久而廢他非不必教之顏子以生知之質亞聖之資聞一知十故於禮樂法度以素習而知之此則不必教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補註懷居思隱居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

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集解進者

進於聖人也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

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交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集釋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孝之言

其於禮樂文章誠未盡知故未足盡為政之道適者適可而已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集釋脩業者脩功業也語人君為國好貨好色之類

潛見顏潛而孟見也○補註命世見經世內篇脩業若喪禮經界之已廢壞者孟子負命世之才不

得不出而脩之以淑諸人傳諸後顏
回已有孔子在上所以與孟子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

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補註〕大祀若郊社之類而
次祀與小祀謂山川之祀

有德篇第十二 此篇論人
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集釋〕有德者必能言能在一有字志仁者必無惡
能在一無字○〔集解〕有所當有無所當無為能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徃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補註〕釋曲禮之意蓋行
能脩而言有道自當為
人所取法豈待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也故徃教
妄求悅乎人皆引取人之弊也○〔集解〕取人以我

為善也曲禮曰禮聞來孝不聞徃教
又曰禮不妄說人說人求以悅人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補註〕此孟子
所謂大人也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傲此

〔補註〕寧言之不顧猶言寧言之不
復也寧身被困辱猶言寧近耻辱
也寧孤立無助猶言寧無所宗也此三者能
知和而以禮節之蓋張子合二章而言也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集釋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張子以兩

言盡之最切○補註德主天下之善是解書經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原天下之善是解善無常主

協于克一蔡傳曰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摠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

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

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孝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經又曰保百姓或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

無緣復有生意孝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補註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

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孝也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補註禮緇衣篇道民

以言使之為德禁民以行使不為非也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補註合論

語中庸言之穀梁傳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意蓋如此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進而反以為文減是退讓樽節收歛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集釋節若不文不使過中乃所以為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集釋宮室無度衣服無節侈靡也。耽於酒食安於怠惰宴安也。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

於性與天道集釋言著于此卜應于彼無蔽固也。○所謂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是也。○集解易係辭傳曰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夫人之言一形而卜即應之如響蓋由吾之誠感之也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

天道蓋卜者性與天道之所寓也達者感通之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

化而歸厚矣集釋篤於親不偷故不遺舊知所先也。○補註釋論語之意蓋知恭慎勇直必

以禮為先則不勞不憊不亂不絞知君子治民必以已為先則民化而歸厚矣。集解以禮為先恭慎勇直為後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集釋翹以利害切身本陽明也無而為有則行之陰險也物之象其生者必取信於人謂翹亦易以惑人也惟君子剛者不信焉一說因其似者而生法必取驗於人亦通。○補註此即夫子告子張問明之事蓋浸潤之潛膚受之翹不行焉是陽也其行是陰也明為象生遠為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貴不行也。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集釋罪已自咎也釋論語告子張之意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已雖不欲勿施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集釋能無怨又進一步非解無怨二字○補註釋論語之意或疑恕已二字即朱子所以譏范忠宣

者學者宜辨明之若易之曰能恕人以仁已也則庶乎其得之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

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

也集釋此畜訓聚與孟子不同○補註畜即聚也引祭統所以為聚百順以事親者引孟子所以為聚

百順以事君者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動發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集解事者當先意承志蓋聽

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教人之道益當先其意所未發承其志而教之蓋志公而意私也故能辨志意

有公私之異然後能教人不失其道矣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集釋此解

游於藝分義一分之義耳非常行也義即職分之

所當為者此釋論語游於藝之意○補註與前篇論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之意畧同○集解分陰

問分義猶曰限程不有不存者心不為彼所累也若志專在此切切偏好而不舍反為吾性累矣如

程明道以謝上蔡成誦史文為玩物喪志是也

出也非榮其身無道則隱道則當屈也非存其潔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集釋重遷難遷也此懷字以居止言君子宅乎仁則安土也不移於物欲何遷之有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集釋因老而並言幼與長也循者由所稟賦於天述者遵所傳聞於

人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補註此孔子所謂損者也

不僭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補註擴而充之由不穿窬

至於非有不取由惻隱至於如天則仁義不可勝用矣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

吝之弊斯得之矣補註自養薄於人則失之吝厚於人則失之驕皆有意而為之者也

罪已則無尤集釋能罪乎已則有自脩之實也故人不

人也與上歸罪為尤罪已為悔章意同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按荀子曰

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智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貴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慢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言侮摔搏捶笞臙御斬斷枯磔藉靡鈐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觀此則人之憂樂盖有所在矣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
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
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集釋此皆好勇疾貧

章不安必強取於人也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

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補註擠排陷也執不得反非不欲反也○集解執不得反亦理

也言雖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特勢之變耳出爾反爾則亦理之常也文意與設使幸而獲免孟

子之言猶信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

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

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集釋克去已私行吾之道遵王之制此為賢也疏食

飲水曲肱而枕事皆可為百世之師此為聖也辟世言地色迹也聖與賢及其次心也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集釋有序如小德役大德卑不踰尊之類孟子之言用卑疏而抑尊戚表記之言任君子

而退不肖皆不可不謹者正以治亂之攸繫也故言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

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集釋有德有才者斯可近慤愿

實也○集解調者本心正而脈理皆直制作如法也不然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故弓調而後求勁服者不蹄蓄易控御也不然則惡馬人不可近雖善走有何為哉故馬服而後求良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集釋人曰

天答曰天人曰地答曰地空谷傳聲是也命呂曰律如黃鍾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變宮變徵旋相為宮八十一聲也○補註命呂者律即邵子皇極經世書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所以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者也谷神之應豈有如是聲音之交哉王弼之謂見易例畧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太人虎變夫何疚之有集釋虎變

者光明文顯也○補註引革卦九五爻辭釋中庸之意也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毯也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

患民難喻補註引書洪範釋論語之意荀子曰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此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也

有司篇第十三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

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補註大者可綱小者可紀此釋孔子告仲弓問政之語○

集解論賢否奉賢才之事也言先當正其已在位者之有司然後奉賢才而續用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集解為政不以德則人不親附而我日亦勞苦而不

得寧蓋德者治人之具以簡御煩之道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補註此釋孔子告康子患盜之語蓋所欲之物則人竊之假設

以子不欲之物雖賞子使竊子豈肯竊之哉此以論語苟字為假誤之辭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集釋先

無倦是也愛猶惜也此言為政之勤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

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

周始定乎

集釋討者征不定也伐者正有罪也湯武以臣正君故不言討書曰伐桀伐紂存萬世君臣之戒者也湯征自葛始曰十一征則非征矣豈有桀在上而湯恣於下如此哉必請於桀而後敢為也○王制云諸侯賜鈇鉞然後殺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

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補註

此釋孟子告畢戰井地之意蓋謂野九一而助是郊外都鄙之地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都門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

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集釋節用愛人存心者也禮樂刑政行法者也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

補註

以平治為本事理以明察為尚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

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集解

天下之利率德而致言此必由脩德而致也善者有勸之報不善者則有沮之報此則報之而合乎德者由是天下皆勇于為善懼於為惡矣豈非天下之利乎不然則爵及匪人罰行有德非德也則民無所措手足何利焉不治世亂也世治則小人民不得肆其奸君子公物故利於世治世治則天下蒙其福君子公物故利之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集釋上言太極不言有無曰有

而不繫累於物終於無曰無而不歸涉於虛終於有雖無其形實有其理○補註葉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体用相因精粗罔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不明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頤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

說詞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

子樂取之為貴

集釋贖雜亂也載鬼一車之類隱贖也如諸子莊列海若大鵬之說此窮

高極幽之論而君子厭之者也○補註按隱贖不可惡蓋易言天地陰陽與人之情偽雖至隱贖而不可厭也○集解隱幽妙贖雜亂也不可惡者言必當有條理可尋也樂取即不可惡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

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集釋氣質出於天地者備於人而為德本一易也○

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具氣運於天者有陰有陽故曰天道質具於地者有剛有柔故曰地道德具於人心愛之理為仁宜之理為義故曰人道○補註童氏發微曰一物一卦也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

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集釋趨吉

避凶為君子謀也厭貧求富無語吉者不為小人謀也如言潛龍勿用潛者德宜勿用言亢龍有悔亢者德必有悔此皆撰德於卦也若不出戶庭無咎節之爻也負且乘致寇至解之爻也一則言君子慎密而不一則言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各係於係辭之間此喻以君子之義也撰其也○補註易卦爻之辭必曰利貞曰利君子貞曰小人勿用曰君子吉小人否皆為君子謀不為小

人謀也撰德小大見易大傳小謂陰大謂陽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

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

不有乾坤之道

集釋兩卦陰與陽也乾與坤也皆兼理氣而言造化方有顯露故曰象之

成造化詳密可見故曰法之效是呈如陳猷也法是已形之象性立如卓立之立三才兩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兩也天地人三才也剛仁與陽乾之道柔義與陰坤之道象法與性皆太極中之一物也理也氣也指太極之氣曰陰陽其質曰剛柔理曰仁義然實不外乾坤之道○補註天一物也而有陰陽之兩體地一物也而有剛柔之兩體人一物也而有仁義之兩體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

集釋易者趨時應變之謂三百六十爻不過時之一字接時順天也應變接人

也易不越乾坤之理若乾坤毀則易何從見乎易者變易一乾而又一坤一陰而又一陽一吉而又一凶一動而又一靜乃乾坤之為易也本立者三才之躰具趨時者三才之用行凡陽皆乾陰皆坤乾坤毀卦畫不立也○補註童氏發微曰易太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以乾坤解剛柔以易解變通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

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集釋盡利而動者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故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如同人九五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大有曰吉无不利如乾之初九曰勿用勿見為利上九曰有悔无利不利不亢則利皆變而通之以盡利者也不盡利則凶而悔吝矣六爻之動分天地人兩爻為一極六爻為三極總言之則曰太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具一太極天也人之至理也○補註易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三才性命

之理也本義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陽徧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

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

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集釋此因係辭而明上下

之道曰徧體仁覆之矣曰共事義從之矣二君一民爭奪之矣一民二君背叛之矣一君二民可收之矣二民一君臣服之矣○補註此章泛論卦體按朱子本義震二則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君謂陽民謂陰○集解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陽為君陰為民故係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

生亦兩而已集釋陰陽老少易之四象此吉凶悔吝亦曰四象悔了便吉吝了便凶吝生於

性理會通卷六 正蒙 三六

憂苦患難不足也悔生於安意肆志也。○補註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悔生於有餘吝生於不足又釋易悔吝與吉凶變化剛柔皆兩之意也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

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

此集釋尚存心於此也張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

辭也以言者尚之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

變也以動者尚之動無不時矣象其物者易之象

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知來者易

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窮先知之神○愚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妙不測者神也辭變象占之變化如此非知天下之至神者孰能之乎○集解辭易之辭皆致理也故尚辭則言無所苟變易之變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者是也一時而已尚變則止久速辭受取與皆當乎時而無所偏

倚矣故動必精義言精合乎義理也象卦之象何用不具故尚象則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辭之夾吉凶有定也故尚占則謀必知來來吉凶也是四者固然矣然實自然而然神之所為也君子必知其為神之所為然後有以躡其義而有上四者之益不然則以易之理為出於人為我亦或容私心於其間必不能言之不苟動皆合義法致於用謀以知來矣故曰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

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

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

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恒其德或承之羞辭也亢龍有悔龍戰于野變也離為網罟異為耒耜象也潛龍勿用飛龍利見占

也易之如此聖人極其深而至精研其幾而至變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嚮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幾足探賸索隱以成其務變則參伍錯綜以極其
變又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是皆尚辭變象占以行變化之道而通天下之
故神之所為妙而且速如此乎易具聖人之道昭
然矣○補註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非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唯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又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
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

之用也

集釋因十爻而示吉凶道豈不顯乎吉日吉
凶日凶甚顯者矣人不能以先知不能以藏

往今能知其吉凶先形者則知之矣又能收其成
已之事則化之速非神妙若是乎此著占龜卜之
用如此龜曰神龜著曰神著德行與易相為表裏
易假之而後明也○補註釋易顯道神德行之意
○集解言人言凶以易辭言知來藏往
以易數言德行人之事猶言事變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集釋顯道者道微妙無形因其詞說出來是凶是
吉方得明著故曰顯道神德行是人做的因易數
推出來非人恁地神所為也故曰神德行危使平
吉也易使傾凶也示以憂虞如夕惕若如履霜堅
冰至不過欲人之無咎也寂然不動者靜而無思
無為也冥會于萬化之感者感而遂通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者因著卦而知吉凶故可與酬酢
萬變神不能自言吉凶與人因易卦方著見故可
以佑神張子之
言與易小異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
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

措於民者遠矣

集釋事物有吉有凶十之而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故曰知來明其憂患

皆趨吉而避凶則事之已生者皆藏止矣是以以前知其有變變於吉則行凶則止有易之道以通之

君子措用於民其謀遠矣極數知來邵子有得於此也○補註弭止也易言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

之謂事事也者君子所以牽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也○集解以弭字解藏故字解往言人之舊所習

行者不知患而妄為易則能明其患以示人而消弭之故曰藏往與易本旨不同事變有吉有凶我

能前知其變由是守正執中有道術以通之趨其吉避其凶是則所謂通變也如此則君子之所以

措之於民者皆當事机循物理而功業成矣不亦遠哉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集釋

已則不潔亂以私則不靜求其密曰精索其隱曰微四者易之教不累其迹不拘繫也知足不求遠

也賊害也求高遠則害於易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貞也

集釋天下之理初必得之而後行之故為元會合而通變故為亨有利順而說故為

利至此動極矣能一天下之動固守是道之正乃為貞也○補註此下專論乾之理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集釋四德元亨利貞也元而至貞貞而復元終始萬物也迎始

也隨順也貞而元亨繼之此迎之也元而亨亨而利復貞此隨之也不惟六卦皆本之乾坤而萬物

事皆本焉故曰父母萬物○補註元亨所以始萬物利貞所以終萬物迎之於前而不見其首之合

隨之於後而不見其尾之離○集解迎之不見其始隨之不見其終始固為終而終復生始元亨利

貞循環不窮而古今天下無一物能離之者也故推本而言猶父母乎萬物言乾德終始萬物猶父

母之生子乃萬物之不能離者也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集釋〕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之說乾為奇坤為偶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集釋〕此元亨利貞也天下之動不一也信能一之言守其正而貞固也○〔補註〕童氏

發微曰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曰禮嘉天下之會義以制事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利不徇乎私故曰義公天下之利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信也即貞也故曰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

貞也〔集釋〕乾德元也太和亨也六爻擬議如乾初爻則為潛龍二爻見龍五為飛龍上九為亢龍此

擬議而位之也初九為勿用二五為利見上九為有悔其道如此各正性命也○〔補註〕釋象彖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之意○〔集解〕擬議為模寫天地乾德謂乾卦之理也太和以道言利貞也當其可也不失太和之道即當其可也不失太和之道即當其可而得其正矣緊承說言乾之六爻擬議天地而模寫之性命之理得焉故其德旁通曲盡而無所不具此解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而非其本旨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集釋〕正中卓爾之地也○〔補註〕龍德

正中孔子文言論乾之九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
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

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

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集釋三與

四之間是過中也上下皆乾三為陽位四為陽爻是重剛也其危終日乾乾也其疑或潛或躍也舍

濟哉雖大人之盛德亦乾乾夕惕或躍或潛處危

疑之際而艱于見德者焉然時亦不能舍而用之也三在上下之時四當改革之際故外趨變化進

德修業內正性命不失其道者利見大人也○補註乾四非過中重剛四字疑行一說其危指九三

其疑指九四其危其疑難於見德者以時當見用也因見龍在田言時舍故此言時不得舍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

絕塵而奔莊子之言顏淵所謂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瞻乎其後矣階梯也用中行其中也極至極也

雖用中而不勉強也不為其大不有其大也大

若顏子以下是也峻大也○補註聖人指乾九五而言大人指九二下又引莊子中庸論語之言以

明之○集解不為即不勉之言不勉其大而自然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

人有聖人用孝者有孝者用此善孝易者若專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集釋躋至也易曰飛

龍在天大人造也受命首出受命而為天子首出庶物也大人造大人作也起而作聖之功也與易

不同易言與起在位

解得妙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中正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集釋此辭乾之九二常言亦信常行亦謹

二之大人也易之辭如此張子則以為德化文明之大人備天下常德達道則知仁勇無不全矣五倫無不明矣故德溥文著而躅立矣猶當窮神化指時宜則不陷於非禮義之禮義此顏子高堅前後仰鑽瞻忽正以無方體而不敢安吾常也是以既竭吾才必欲至于卓爾正中之地焉

言庸行乾九二文言嘆夫子之忽焉

前後是未敢以方躅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集釋六龍六陽爻也龍者純陽之物故取象於乾始謂元終謂貞與

時消息隨時變化也順性命各正性命也躬天德性天德也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聖人明乾道之始終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此元亨也是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又各得其性命以自全此利亨也聖人行乾道如此正與孟子終始條理兼全聖智者同一轍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

也〔集釋〕上治居上而治下也天德即天位有德宜居是位也此復明大人造於九五也〔補註〕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本義居上以治下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

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

貴不足以言之〔集釋〕李問寬仁得乾坤之道迺有君德之大人也時舍非謂時之大人用也

化而造進於九五矣始則未受命為天子而今受之是以位乎天德居上治下日求九二之大人與之共事而已〔補註〕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以富貴不足言心矣〔補註〕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以富貴不足言之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也〔集解〕成位以受命言此二句先泛論理富貴不足以言之言富貴乃其所自必有不足以言之矣蓋大德自當成位也故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

已未暇及人者也〔集釋〕樂則行之可出而後出憂則違之違去也不當出則確乎其潛也若善世而不伐其功大其德而無所不化是九二有龍德而已見者初九則無之但知為已不似九二之及人焉〔集解〕心無偏倚隨感而見是謂求志言惟求其志之合乎道而已無所求於在外之富貴也故得見如二則化及上下未見如初即為已而獨善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集釋〕

成德為行文言申初九之意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其德其行未可見爾惟自信不疑俾其所行者日可見之於外以俟其時焉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

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生里會通 卷六 正蒙 四三

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集釋九三文言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所居也在是而將躍起于天故曰或躍在淵九三進德脩業必如周公之勤九四則或下或上之無常可進未可進之時然為邪但當終其業欲及時進耳惟其進退未定欲躍而猶在淵但可免咎而已故進德修業於終日不可少廢也言周公又出易外之意○補註釋乾九三九四文言脩辭立誠本義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蓋不忘於躍非為邪也所以終其義也故可免咎終猶止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集釋險阻憂困也惟其易故有險惟其簡故有阻易則輕進或陷於險簡則忽畧或被於阻不階而升勉至自然而升至也仲尼兼躰健順之道則猶天然一飛龍在天也尚何險阻之有孝者必研幾以至焉○補註

乾道至健而易則所行無難唯其至健而易故知其險不可階而升也坤道至順而簡則所行不煩唯其至順而簡故知其位不可勉而至也子貢所謂仲尼猶天易九五所謂飛龍在天皆不可階而升勉而至故曰其致一也○集解飛龍在天以德言言其德合於天猶龍之飛於天也

坤至順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集釋至柔而動坤文言也易曰坤安貞安順之為也柔也貞乾之守也剛也行地無疆此動以剛也坤厚載萬物則物無不載其動必剛而健此積大勢成也○補註釋坤卦文言此以下雜論卦義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

簡能補註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朱子曰知主也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愚按無躰謂其變化流行而無體也

先後解
朱子獨異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釋集

無躰者虛也虛則靈且明故為感速東北喪朋失道也西南得朋得其常也○〔集解〕陽先陰後其常分也坤陰也先則越其常分非所能辨也必迷惑而不知所從故失道者行不中事幾也居于後而順听乎陽則倡之者陽也我得其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

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集釋〕即帝出乎震以下八卦之用也

匱盡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集釋〕乾震坎艮陽剛也坤離巽

兌陰柔也已下解雜卦○〔補註〕釋說卦乾健也一節○〔集解〕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此言八卦之性情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

上者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下者說之象也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

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

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集釋〕繩木糾之曲也而取

直者所遇而從為白者白無不入白受采也巽二陽外達故為臭張子曰入者以臭入於人也陽氣盛者髮少陽體勝者顙廣巽有二陽故多風巽變而為震則陽躁也○〔補註〕釋說卦巽為木一節所遇而從者乙木與庚金合而從其色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者蓋其究為燥卦有入之象也徐氏曰髮陰也陽盛於上為寡髮二陽在上為廣顙○〔集解〕此以下八節解說卦傳所廣入卦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集釋〕離

身為氣坎水在人身為血中父得乾之中畫故赤色血之勞者勞乎坎也蓋人一日夜之呼吸通計

生理會通卷六 正蒙 四十五

一萬二千五百息行六十共得八百六十尺故氣血乎周身少有不周則疾生焉所以勞也水周流於天下亦然惟勞故多險者以其不息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躁也

集釋科果之附於木上其科木

必乾躁且科中虛象離○補註釋說卦離為火一節躁當作燥胡氏曰張子謂附且躁是不以科為木科為木盈科之科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躁則科上之木乾躁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本作且字○集釋山

間之小石堅硬難鑿路之小而捷者通人或少○集解艮為山堅而不入之象也二陰開於下為通

一陽具於通則寡矣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

者必折也

集釋一陰附於二陽之剛柔附於剛剛戶也物成上柔者必折文以兌主秋而言之物必折其上柔者○補註釋說卦兌為澤一節徐氏曰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集解內實指下二陽外附指上一陰兌於時為秋成物之時也故曰成物成物而上柔必折也所謂木實柔者披其反也

坤為文眾色也為眾容載廣也

集釋坤六畫為眾中之虛容載則多物相

間雜故曰文○補註釋說卦坤為地一節徐氏曰坤畫偶故為文偶畫多故為眾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集釋健極陽極陰生

故寒甚且西北乾之位剛堅者水也○補註釋說卦乾為天一節胡氏曰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水在夏為大赤

震為萑葦為蒼葭竹為專皆蕃鮮也

萑實荻也葦虛蘆也葭色美之

竹也莠花葉下連而上分者與華通蕃鮮草之蕃
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之根有似于
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實之物震居圖東方正
春時也○補註釋說卦震為雷一節吳氏曰萑荻
葦蘆蒼深青色萑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
莠作蕝花帶下連而上分為花出者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補註釋坎

離二卦之名義程子曰凡陽在中者為麗之象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

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集釋上九九三俱陽得位而勢

則正也如山火賁言光明有艮之象也艮所以光明者四陰之文各著于下二陽則顯出於上有光明之象也○補註釋艮卦體及彖辭多者盛大之意

蒙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集釋易曰蒙亨

以亨行時中也正言九二以可亨之道啓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故循循行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蓋以泉水之始出必行而有漸故無遠亨之理○集解蒙彖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朱子曰九二內卦之士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

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

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集釋此解豫之六二以其中正自守其介如石疾歸

於正則吉也疾則知幾也○集解豫六二爻辭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九四陽也居大臣之位而天下由之以豫者勢位薰灼足以動人故人多累六二爻位皆陰則異於四為無所累挺然而特立者矣故其介如石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集釋此解坎卦上下皆坎為重險但以剛陽在中中實心

亨之象○補註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之意坎陽陷陰中而有險之象苟處險而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矣有功即有尚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集釋上巽風也順以施之於下兌說也

說以承之於上感化而出信及豚魚孚字上爪下子有覆乳之形象覆生其子也○補註釋中孚傳辭悅而巽孚乃化邦也之意○集解中孚卦上巽其德為巽下兌其德為說巽順理也說心悅誠服也上順理以施於下心悅誠服以承於上上下相得其中必有感化而出於義理者蓋黎民於變而之上之教行也故為中孚此解中孚之義覆乳之象孚字義也六書正譌曰孚卵孚也从瓜从子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从瓜反覆其卵會意因義借為孚信字矣

妙學說得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集釋

萬物之眾必因雷以鼓動如驚蟄藏形萌芽之類雷之動也未嘗差妄則物之發生亦未嘗差妄故云物與无妄與之一字指雷而言也○補註釋无妄象辭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之意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

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集釋此解復卦坤靜也震

動也以靜而動則無休息之期故卦言反又言復陰陽消息終則有始循環無窮天之運化即往者過來者續也故人但指其化而裁之就其一陽之來於眾陰之下而斲之曰復若出而反乎家也其陰氣自五月始之始生歷剝而坤必反乎陽自姤至此七爻始復是七爻之深爻也昔陽為陰所消

今則復來於下乃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幾萌也故曰反復其道陽動于下而坤順行于上巳之出入必無疾也但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幾乎滅息至此迺復可見其端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張子曰幾即天地之心也李者因是而知惡極必善之端而有所用也○補註釋復之義反以終之復以始之循環無窮也反者已終故深其反復者已始故幾其復故曰已下皆復卦之象辭也○集解反背而去之謂往也靜也終也復來也動也始也終則有始以下又申解所以言反復之意言終始循環混混流行而無窮此天地自然之化也人則因其化而裁制之耳靜而深微萬化無形乃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萌焉乃其復也動靜相因固未有終而不始反而不復者故復卦辭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然則聖人之言其有不因天地可妄為之說者哉出即復也入即反也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集解易繫辭也益但充長而不造作造作則妄為而豈益乎天下之人性本善但蔽於欲耳故遷善改過但充長而不必造作復其本也故曰益以實若造作而得之者不誠之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井渫不食此井九二爻辭渫者不停汚也是井可汲而人不食故為人之所測且不輕售以俟王明則及物而王與民並受其福也○補註釋井卦九三爻辭蓋井渫故強食於人而行者皆以為惻然猶以其不見售而食之是作易者嘆賢才之急於進用也○集解渫潔也君子之潔身慎行猶井之渫不停汚也如是而不為人所取如井渫而不食亦當隨時暫止以自安苟使強欲以施而行焉豈惟中出惻然且不能售也亦何利而強施為哉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

也集釋形人之戶也乾闔坤翕而陰坤終翕受於乾陽人之寢息而無見聞寤起無不見聞之矣○補

註釋繫辭闢戶闢戶之說蓋夢則形閉而氣專乎內故目無覩耳無聞闢戶之象也寤則形開而志交於外故目有覩耳有聞闢戶之象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釋集

變動正所謂趨時者也則有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之時不可獨主於剛柔也夫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故小多險而大多易其辭各隨所向也如休復吉困于葛藟凶亦作易聖人之至情乎指之吉凶將以趨可否之時盡至通之利順吾性命之理當趨吉避凶臻三才之太極也故能從此則豈有陷於凶悔哉此所言盡利乃以變通言也辭之吉守而俟利辭之凶故而求其所以利君子觀其變則玩其占如此而其爻有去之取之愛之惡之素主乎動因生吉凶悔吝而又不可變者變而通之以盡利者則以情遷者不可變者其變而通之以盡利者則以事言其陰陽老少交變便相通之理如乾初九之變為姤之羸豕躑躅不惟勿用又當防小人也故以利言者商確其事有利不利也其吉凶以情遷者則爻以辭言有吉有凶者便有遷動之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者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六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二相合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二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取初六也解六如姤九六以杞包瓜土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

性理會通卷六 正蒙 五十一

三負且乘致寇至近取二四也豫六三好頑近取
 九四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者如中孚九二鳴鶴
 在陰以感乎五也屯九四求婚媾往吉以情求乎
 初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其躬以偽感乎二也
 漸九三夫征不復孕不育者偽感乎四也是皆本
 情素動者待著而成者但其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矣以情言者辭之喻人有吉有凶
 之當遷改也情不相得如火珠林之課有凶神動
 與世不相于則無害若克世應則有害意與易同
 繫辭所命如此存之則見卦辭卦爻之吉凶乎又
 有義命各當吉凶否亨者有一定之道故聖人不
 能使之趨吉避凶一正道固守而勝定之不復顧
 其凶否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言大人當安守
 其否而后道亨姤之九五含章有隕自天本無而
 候有以回造化之陰勝當否當亨者大過上六曰
 過涉滅頂凶无咎是才弱不足以濟難而足以成
 其仁於義亦為无咎損益二卦皆有龜不克違者
 不能辭也一自佑一自外來其吉必然者泰之上
 六曰城復于隍貞吝其命亂也故復否得正不免
 羞吝是當凶當吝者首以辭言次以變言終又言

守之之德以示用易之道三者之情各異又不可
 以不察也夫大人否亨義也有隕自天命也張子
 能發易之
 言外之意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

集釋君子於事也吉凶未知因卦之爻與象而知爻象在易卦之內吉凶在易卦之外

其於事必待爻象之動而後知之不動則取乎卦與時也○補註見繫辭下傳本義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補註即前篇富有廣大日新悠

久之意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

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集釋推盪卦爻陰陽剛柔迭相推盪也幽明陰之隱而幽陽之

顯而明也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一陰一陽之道見於仁知之閒形於動靜之內大易也天地顯之藏之而無心故其富有則大業也日新則盛德也幾緘之妙藏業之用造化之功顯德之仁雖無心也而不離乎陰陽亦不倚雜之也故其陽明陰幽三者之象可見存於卦爻之中及其推盪而或聚或散陰或變陽陽或變陰妙不可測者非神而何哉此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與大易一道易曰微顯闡幽蓋以人事之顯者本之於天道又以天道之幽者而用之於人事天道其聚而為一人人事其散而為萬殊化至於顯仁藏用亦不外此○補註顯即其聚也隱即其散也顯隱分而為三故曰幽明所以存乎象聚散只是一物故曰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集釋柔變而趨

剛退極而進也剛變而趨柔進極而退也變剛晝而陽矣化柔夜而陰矣流行一卦六爻之間約之

察之有難易也天之至理難見於爻卦之象卦之象易見於天之理天之理易道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集釋介謂辨別之端善惡之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故

欲觀易中之悔吝宜存志於靜則知所以動之幾微也小疵悔吝也幾微兆之始萌即介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集釋已往寒往

則暑來方往過此也文易之象也○補註此言讀易之法也有已往若往吉往吝之類有方往若不

樂器篇第十五 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



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集釋相替之相

者周公與召公同心輔相王室也雅樂則直已而
行正太公似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故訊疾蹈厲
也樂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此皆道古樂之正相即拊鼓雅亦樂器蓋樂之始
奏必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欲退之時擊金鐃而
終故云復亂以武始擊拊鼓所以輔相於樂治亂
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後乃奏此雅器以治武
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及其武舞將終而坐象周
公召公文德之治以文而止武者○補註相雅皆
樂器名也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為周召之治而張
子以相為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
本言發揚蹈厲為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為太公
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集解古之樂
弦匏笙簧之器亦多必會合相守被李拊鼓然後
作則是拊鼓者所以輔相於樂治其亂而使之理
以其節樂有相之道故曰相謂之周召之治者周
召以文致太平從容而舒徐相則節奏衆樂使之
從容齊發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雅者以下

是申說上意朱子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
本育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
考之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
陳戒之詞也故或歡悅和樂以盡群下之情或恭
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
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
其聲附之其次序
時世則不可考矣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
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

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

之歌也十三歲者舞焉○集釋此以下張子因論樂
而論詩也若詩之小序然武功成於武王本

於文王而又繼之於成王告於宗廟又由於周公
故於文王首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於武王曰於
皇武王無兢維烈嗣武受之勝殷遏劉酌曰矯矯
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然舞之成童始

也冠者成人也十三年而欲成也故亦象焉以下
論詩凡二十一章○補註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
大武註云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
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
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歌樂也內則曰
十有三年舞勺朱子曰酌即勺也即以此詩為節
而舞也又曰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此云舞
大武未知孰是理窟云周樂有象有大武有勺象
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
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
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
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
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
武也其後必以是酌以祀周公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章

集釋此解論語與觀群怨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集釋

詩言志志之所至詩之所至也為風雅頌此有象也為篇釋此名也為賦比興體也詩之所至亦禮之所至也之其吉之其凶之其軍之其嘉之其大之其小之其貴之其賤君臣父母夫婦兄弟各有禮之極也一說如閔睢象也象之則為之名亦通○集解孔子聞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至者懇至而無疑似不足之謂也象猶言情狀也名言也詩言志之既見得懇至得其理之情狀而無所疑必可以名言其情狀言之親切而有味矣故志至則詩至禮又所以行其言者也發於言而為詩者既至則有名矣然後能建之行事而有體禮者體也禮而得其體則親踈貴賤各得其所矣有不至焉者乎故曰禮亦至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集釋穡者天地之養民者也民不能以盡其力而后

稷能相助之若弗厥豐草種之黃茂亦相之一端也觀厥初生民之詩及史記稷為兒游戲好種麻麥甚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盡稼穡之方足生民之食故神農雖為耒耜而后稷則盡相助之力也

○集覽后稷之穡按史記后稷名棄母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棄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不踐徙置山林適會林中多人遷之冰上鳥覆翼之以為神遂收之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興於陶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郟號曰后稷為周之始祖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

素

集釋或文居質後質居文後不可常也此一段從素以為絢兮一句而又出於碩人之詩子夏之言故為莊姜之才美也○補註釋論語之意蓋禮貴綺實求稱過於文者則矯之以質過於質者則絢之以文也莊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其才甚美故絢之用質素是過於文者則矯之以質也下文繪事後素之素謂其材上文素以為絢之事素謂質實故字雖同而義施各異也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也與

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嘗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耶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集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朱子釋之以為一動一靜莫非天理非真有神靈而在之旁者張子之意又推於孝者之身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

終有慶而其嘯也歌集釋媵從嫁之女也類即媵也

後被文王后妃之化而取之也古之女道江沱見之○補註朋已之私也媵以類行而欲絕其私故

惠雖不及而亦無怨媵以類行而不能絕其私故

不以媵備數其後被后妃夫人之化卒能自悔而

采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

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與集釋采采卷耳及酌以金罍兕觥張子以為女

子之議酒食奉賓客乃厚君親之事詩意則言

懷其君子之勞苦后妃思其君子而不失其正也

但惜夫之行役畧無閨門之私乎與采采芣苢

藻一於奉公家承祭祖者同也酌者以為酌臣馬

之瘠僕之痛者以為君求賢審官之勞故王季文

王之心亦不是過是悲詩人之本意必若四牡皇

華則勞使臣求咨諏者為正○補註此章全用詩

序之意所以與朱傳不合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怨苦嘯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集釋怨苦吁嘆馬瘠

解拜字奇

生里會通

卷六

正蒙

五十五

綢直如髮貧者紛繼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集解

如髮小雅都人士之詩詞綢韜也如順也此詩朱子以為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以嘆惜之綢直如髮言其髮之美張子以為貧女無飾之詞未知何據紛即髻綰髮也繼冠織也言貧女紛繼之外更無餘物皆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蓼蕭裳華有譽處今皆謂君接已温厚則下情得伸

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集釋既見君子我心則寫此温厚上於下如此故永

保終譽○補註蓼蕭裳華皆小雅篇各許譽善聲也處安樂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集釋商頌烈祖之篇言烈祖成湯以受上帝之降福故來格來享其視我烝嘗乃子乃孫奉之以敬祖考者也

不字直說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集釋張

棣之不韡為無飾誠也○補註釋詩小雅棠棣之意韡韡光明貌言棠棣之華不韡韡也與朱傳亦小異○集解此燕兄弟之樂歌明言棠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其兄弟者乎張子此說以不字實看作此說初疑當作物

采芴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集釋旃之也采芴之詩刺聽讒者人於讒者舍之勿遽以為然待已之徐察而

審聽則造言者何所得以為言哉與張子小異○補註詩唐國風篇而張子釋之也旃之也蓋人之為言以告子者則求得其所譽者必有所試而無遽以為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

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

妙
得言外意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集釋如虎

渥赭此容色善御也君子陽陽之詩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異矣招我從於東房而

從于舞位聞樂而樂與簡兮不同○補註釋詩邶風簡兮之意言賢者為祿而仕為不恭也容色之

盛如云赫如渥赭是已善御之強如云批轡如組是已皆玩世不恭之意也房東房也敖舞位也又

引王風君子陽陽之詩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曉之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集釋此軍士答

曰武庚既破其家又傷王室也周公東征匡正之公愛天下之人焉張子以為我之東征破斧缺斨

不足怨也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之怨者乃哀我也故為之王四國焉○補註釋詩幽風破斧之

意四國首亂武庚與三監叛也安之謂安四國之人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子

小子其新逆集釋此詩東人言平日得見周公之難

補註伐柯詩幽風之篇言當加禮於周公也書金縢篇言成王能加禮於周公也新當作親逆迎也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集釋

之詩言周公之衣裳德容如此恐上復來于東張子則以衣冠為禮命之大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集釋

凡几德音不瑕乃周公不失其聖也愚嘗仰是而嘆曰周公真天下之大聖乎其能守天下之大義

知天下之大權行天下之大公也夫周公王室至親遭讒言之變他人處之專寵冒祿不去可也避

讒解耿長去可也公無私且無疑繫天下之重清天下之汚天子欲我去則去之不欲我去則守之

此行天下之大公也而周公方以為小讒不足計
 大位不足留天下所當安王業所當固使我歸老
 於豐鎬守先王之故國依先人之敝廬一身之謀
 也居冢宰之尊任天下之怨一夫之謀也請之天
 王整我六師殲厥殷醜以靖王國一時之謀也俾
 王心益疑流言日甚位尚不保師可行乎思之繼
 日得之待旦惟東都是避居焉居東都則身負天
 下之輕重繫家國之安危莫善於此也上待成王
 之感悟下絕殷人之覬覦莫善於此也罪人斯得
 流言亦正昊天以雷風而彰上公之德四海以震
 怒而行必討之師此知天下之大權也是時管蔡
 以私小而欲搖動于周公武庚以小腆而欲興復
 於殿室人心不與上帝不悅天子疾之四海忿之
 不惟得罪於祖宗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名教得罪
 於上天若無預於周公也於是受天子之命誅天
 下之人秉黃鉞帥六師以征之而其袞衣綉裳赤
 寫几几則固自若也由是戮武庚誅管蔡囚郭叔
 放霍弟無一毫之已私行天下之大義也嗚呼非
 周公為大聖能如是乎愚於破斧又知周民為聖
 人之民於狼跋又知東人為聖人之徒也○補註

確

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
 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程子曰周
 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
 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自聖而德音不瑕也朱子
 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常故詩人
 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
 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
 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

之法也集釋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一井

九萬之田取一萬而巳故為九一之法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集釋堯七

居攝之始為堯舜之中后稷本高辛之後上帝不寧詩大雅生民之篇乃言后稷之本於炎帝之後

姜源履巨人之跡有人道之感乃受命於上帝異乎常人無折災裂害之苦上帝之心豈不寧乎今張子云詩人稱帝為炎帝之後未詳○補註詩大雅生民之篇孔氏曰鄭氏謂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則是后稷乃高辛子孫所生而詩云上帝不寧為文武二王後人所稱也○集覽高辛按史記帝嚳高辛氏姬姓玄囂之子生而神靈自言其名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建都于亳以木德王天下而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段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刪詩也○集釋主在遠者以王室有近輔之理則管蔡有遠君之心者當疎遠之也情者序誅管蔡之情也張子之意如此○補註張子以唐棣即唐棣入章以後之詩以為常棣本文王燕兄弟之詩此唐棣一章是周公所加仲尼以為不必常存而去之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集釋鄘風蝮蝮之詩曰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朝躋于西崇朝其雨朱子曰比也蝮蝮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蝮蝮者暮虹也虹隨日所

映故朝西而暮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蠖螾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此淫奔之惡人不可道賸升也虹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南軒張氏曰蠖螾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由朱張二子之言而觀之則蠖螾之見不問東西皆止雨者也今乃以崇朝其雨解為雨之候非其情矣喻婚姻之得禮亦不然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子淫奔之惡害乎人道之正皆所以喻婚姻之失道也何得禮之有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

臧者與集釋鶴鳴子和易中孚九二爻辭鶴鳴魚潛

外應之是張子所言言出之善者若鶴鳴則大臣誨君之辭鶴鳴而聲聞于天誠不可揜也魚潛而

或躍于藻理無定在也其下有萍爰而知惡也石可攻玉憎而知善也畏聲聞之不臧者張子別有所見愚嘗讀是詩而悉誠意窮理之功好善惡惡之正也其三代之知聖孝者乎其善於諫誨者乎孝者日吟咏而玩味之則周傳孔顏之道宛然在心目矣○補註此引易大傳之辭明詩小雅鶴鳴魚潛之意也

駛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

依深林而止也集釋晨風鳥名與其未見君子而心

秦國風晨風之意駛疾飛貌晨風鸚也鬱茂盛貌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

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

知也集釋白蹄白足也烝衆也言武人出征不遑朝夕不深入而不復出水患之多勞苦甚矣安暇

及他事乎夫登高峻之處遇滂沱之雨無一朝之暇有深入之憂將師之勞苦甚矣上之人讀是書其知恤哉○補註漸漸之石詩小雅篇名而張子釋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

行也

集釋出詞氣言也動容貌動也正顏色幾乎行也○補註動容貌與議禮皆動也正顏色與制度皆行也出詞氣與考文皆言也

者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

氣之應也

集解此以下是解書君與欲去周公留之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考老也造成也謂召公也降施下於民也言考造之德下於民則民蒙其澤誠信洽而鳳可致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不然則在郊之鳳亦且翩然而往不復得聞其鳴矣此周公留召公之意也是時周德方隆鳴鳳在郊故周公云耳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

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集釋此解洪範九疇之序大中以處

皇極人君事必建乎中也○補註釋書洪範大禹九疇之意蓋五行水火木金土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三德正直剛克柔也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庶徵雨暘燠寒風時也福極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短折疾憂貧惡弱也皇極二

字自漢孔安國訓為大中故張子言求大中不可不知權亦以皇極為大中也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民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集釋親親尊尊見大傳親親尊

賢見中庸此章所引書皆非本旨今且就此解之如祖父母父母親之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再從三從之別則從者固親再從三從者為疎矣如均為從伯叔父親尊之皆均者也然伯兄而叔弟伯之齒固當先者矣此施於有親者其降殺之禮固無所疑矣故曰此施於有親者不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為急蓋率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也明如明場側陋之明謂顯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庶明明同上義勵勉也翼敬也邇謂九族之賢者此皆張子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若論其極堯典本記堯德業之盛當率其全体大用而言正已而物正則用賢行政之類固自包在其中矣不宜偏指用賢也蔡傳為不可易矣然張子反以大孝為非而取孔氏之註不亦誤乎○補註此言親尊同則先乎齒而尊之親之賢德同則先用乎親者而及乎疎者庶明勵翼書言群哲勉輔而此言先明九族勉敬之人與書不同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

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集釋立政篇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洪範曰俊民

皆書辭也義民俊民皆賢者立政以謀人之國而為順於德則三宅之官無賢者洪範以咎徵之應而寒暑失宜則賢者不用也○集解立政曰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訓順也宅任用之也三宅者常伯常任準人也書之本旨謂天子用人當審其實行若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而遂宅任之則其三宅之人皆無義民矣義民猶言賢者也張子斷章取義以義民為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才大德也官能盡道則道豈義民之所盡哉必其居於準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無義民矣牧即常伯也俊民用微出洪範政治昏昧不明則無所賴於賢者必不能牽而用之故俊云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集解五言出益稷謂樂之詩語所以歌詠五德

之言也舜命禹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蔡傳謂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今言

五德豈指仁義禮智信歟未知何據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

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

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補註釋書大禹謨之

意習重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補註衍忒二字

出洪範蔡氏註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愚謂卜筮之法先王所用今孝者皆置而不講故術家得以肆為妄說以欺人若龜之主靈聚義卦之互躰納甲飛伏之類要之皆非先王之法也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躰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其詳不可得而聞占人掌占龜君

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士人占圻鄭氏曰躰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壘也体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躰玉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圻明則逢吉其大略亦可得而知之矣至於筮法出於周易孔子大傳詳於性理朱子啓蒙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三篇無可疑者但考變占猶有可議愚意以為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体卦彖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三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與六爻皆變者同此法明見於經蓋用九則不用七可知用六則不用八可知餘卦占之卦彖辭如訟晉噬嗑賁之類是也觀國語貞屯悔豫皆入左傳艮之隨亦可見矣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遜之實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

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

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

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集釋禮周禮也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傳之言也禘天子

宗廟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祀之也始及祖即太祖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裸將名雖不同通謂之禘然凡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祭之時獨於始祖廟中以配之也不王不禘此周之禮諸侯不得禘明矣夫祀先之禮自禴而祖自祖而始祖禮已備矣而禘又推始祖之所自出報本追遠用意深悉豈私意常情之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交於神明愈遠而心愈篤非仁孝

小正卷之六
誠敬之至豈能行哉故帝奢為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配之周之得也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周之失也不王不禘義見于此諸侯歲闕一祭者
王制曰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
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以
王事重也祠禴嘗烝周四時之祭也春日祠食也
夏日禴新菜可禴也秋日嘗嘗新穀也冬日烝進
品物也王制易之以禴禘嘗烝禘與禴同以春物
未成祭品鮮薄也去夏之禘易以春嘗更名春祠
故四享也重之以禘合之以禘又二享也但於禘
則諸侯大夫士祭之及於高祖者必省問於君君
賜之乃得行焉夫禘者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
禘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
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若夏商
周諸侯特一禘而已其禘則不禘禘則不禴文之
害意者也禘又為禘特者祭各于其廟以春物未
成布而薄故必特祭之已假其名者假夏禘之名
也○補註張子釋禮不王不禘為歲闕一祭者蓋
禘列四祭夏商之禮也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
而禘禘二祭列於禘之內故為六享諸侯有禘

不禘又歲闕一祭即四夏也蓋夏商諸侯夏
當禘而不禘而特一禘此所以有禘不禘也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

二氣對互而言爾

集釋禘祭夏行於夏而周行於春嘗祭夏行於秋而商行於冬二氣

陰與陽也○補註祭統曰禘祭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也禘石林葉氏曰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禘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各其盛者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



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禴禘禘禘嘗禘禘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禘嘗從舊禘一禴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黃瑞節曰禘禘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往徃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嚴禘有二有時禘有

大禘時禘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禘者三年而禘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祖之廟也毀廟即祧廟也方氏分祧毀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禘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禴禘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禘禘禘嘗禘烝者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群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禘禴秋之嘗禘冬之烝禘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禴焉或一禘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釋王制說也禴音特禴禴通○集釋追享者禘也朝享來朝而享獻方物也嘗享配言秋嘗而冬享也祠禴烝嘗禘五也并禘禘則六也歲闕一者來禘之時也諸侯一禴一禘者言夏祭之禘今歲禴則來歲禘禘之明年又禴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禘也○補註按禮記祭法享嘗乃止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間祀蓋五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禘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為追享朝享兼常祀間祀而言也諸侯歲闕一祭者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夏祭西方諸

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秋祭北方東方亦然牲
禘亦然禘非有異也變文而已裕嘗禘與嘗禘
夏當禘亦不禘而特一裕也餘見本註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主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禰以

為親之極甚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集釋

宗子而祭之明其有宗子主之也亦不敢祭於其

家庶子不為已之長子斬衰以已不敢繼祖與禰

而祭之故亦不敢如宗子之斬其衰也此以適子

本也庶子支也支不祭不斬所以重宗子也但前

言不祭祖者蓋為適士立廟祭祖及禰令兄弟適

庶俱為適士適者得廟祭之庶者止立禰廟不敢

立祖廟而祭明其宗子在適也後言不祭禰者以

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補

註見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繼祖小

宗服之服也不祭禰繼禰小宗祭之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

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

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

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黃瑞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

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
 禰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
 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
 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
 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墀祭之曾
 子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
 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焉凡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宗小宗說見家禮○集
 釋殤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婚或已娶
 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足
 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
 已足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
 不得祭之也世數親服五世之數成人無後有非
 殤而成人者祔祖以祭蓋以祖廟在宗祖之家此
 殤與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故曰從
 祖祔食適子殤無後死者行之也祭祖庶之殤者
 以已為祖之庶孫而或庶子所生之殤則已亦為
 祖矣無所祔食故自祭之焉然所當祭而用特豚
 之殤則惟在宗子之適也祭法曰天子不祭殤五

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則三大夫
 則二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凡殤與無後者凡殤
 非宗子之殤無後則庶子之無子孫昆弟諸父是
 也愚嘗論殤之祭而述先儒之言禮曰祭殤必厭
 蓋未成人也不厭於陰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
 陽凡殤與無後者蓋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西
 南與之繼陰者反諸陰求神之道也凡殤畢矣其
 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向西北闕也尊者又
 設于東房宗子非不欲廟而尊之不得為成人從
 祖祔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疎於廟則明尊卑也○
 禮有長殤適子也中殤下殤八歲至十一歲中下
 殤士庶人之中下殤葬于園棺歛于宮中○程子
 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
 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身成人
 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今道
 之不明不惟宗子之少立而殤法之不聞也惟葬
 之墓後則後乎禮其餘安有不宰肺脊不斫厭不
 俎不告成無尸無玄酒者乎斫音祈厭是厭厭○
 鄭氏曰已不得祭者供具牲醴而宗子主其禮焉
 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宗子

之諸父無後者為殯祭之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

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

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為

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其制皆在中

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註周禮

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

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群穆於文群昭於武明

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

祖以上親盡則毀而迺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



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
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主而高祖及祖在穆如
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于昭之
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
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
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
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
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
毀廟遷主改塗易簷示有所諸侯則無二宗大夫
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

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禮曲

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主父尸子不
可以為父尸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
后稷為太祖不窳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大
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
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
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

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
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
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
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集覽

太伯虞仲按史記太伯仲雍古公之二子王季之
兄也號仲號叔按史記號仲號叔王季之二子文
王之弟也○集釋朱子祖廟議曰太祖之廟始封
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
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
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迂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
每一易世而一遷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
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迂其主於太廟之西夾
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
裕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
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者
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者取
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
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裕祭之位則北為

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家禮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巳然管邢之類雖既遠猶不易也曰廟之始立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嘗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官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裕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異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裕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攷焉意或如此則高祖之上無昭而時設位於祖之西祔之下無穆而時設位於

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易稽改塗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攷獨周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又已有所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制迂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廟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父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室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立為五廟而祧亦皆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而

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昭二穆之上又兩廟焉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逝迂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簷諸侯固有不得為者也諸侯止于黜堊斷奢大夫止于倉斷楹桷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不天下得異宮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亦以廟議詳矣愚故備述之○補註此釋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之意蓋殷以上七廟自祖考而下祖考即之祖也與高曾祖祢四親廟為五并遠廟高之父與高之祖二祧是也無不遷之太

祖廟至周方有百世不毀之祖文武世室是也蓋殷之遠廟為祧者亦一世一遷者也周之文武世室百世不遷者也故謂之二宗別立二廟于其下為祖為祧大夫無不遷之祖謂高曾二廟祭法謂高與始祖非也故裕必請于君方并高祖于裕之也請君于裕此出于大傳蓋大夫士裕祭不敢私自奉行必請問于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裕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裕而或者又以為在太宗則大夫得祭太祖士得祭高祖何必問君以求裕而大傳云然則大夫非繼始祖大宗而士亦非繼高祖小宗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同之為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

設同凡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初伯更反詞作貢反○補註按祭統註云筵席也凡所憑以為安者人生則形体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詞云以某妃配也禮器註云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祊也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此交神明之道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集釋天莫報之祭百神所以報天也○補

註社土神稷穀神五祀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百神山川之類按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註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補註按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胙之土以命之氏諸侯因字為謚因以為族則謚正當作謚朱子作氏非也又按儀禮喪服本謂太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之又上祭太祖而不易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五服之內是尊統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張子引之蓋天子統諸侯故因生以為賜姓即喪服尊者尊統上之義諸侯統大夫故以字為謚因為族即喪服卑者尊統下之義若以謚為氏則上文請謚與族一句不相應矣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於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

點諸侯以字為句亦是強解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

之處告祖而行

集釋聽之藏朔在是矣○補註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

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太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於太廟而行事也因而聽其用朔之政則服皮弁焉耳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集釋此卜郊或卜郊牛之事作猶用也告

於祖廟而行事此尊祖之義用龜以上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集解上二句見郊特牲謂卜郊先受命而後作龜先禰而後禰次序之宜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

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

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集釋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作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

則去之眾人視君喪亦然○補註按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履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張子釋之以為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同蓋眾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於嫡子近臣即貴臣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

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集釋中庸曰適

士二官師一各有分也○補註此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釋禮記祭法適士官師之義蓋適士三命

之官官師一命再命者而已○集解適士官師見祭法周禮九儀之命一命受職謂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受以所任之職再命受服謂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而受以所任之服三命受位謂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受之以所任使之臨民此朱申周翰之說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之上士也三朝爵命天子之命卿也命卿而亦謂之適士者諸侯之命卿固與天子之上士同其爵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見周禮天官小事

之職達官之長見禮記檀弓而張子引之以達官為官師之長為適士也○集解周禮六官之屬各六十謂自宮正州長鬱人司勳卿士以下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六宮之長如大冢宰小宰之類以至隨其官之大小又各有其長如宮正宮人之長載師掌任士官之長凡居於上者皆是探玩大事從長之文則專達當以為得專行之而不必稟命於其長也故王氏曰官有尊卑則所治之詳畧大事則畧而尊者治之小事則詳而卑者所治也是故事之大者不聽其長則卑者從而敗事事之小者不專決則尊者煩而無功先王之馭群臣亦各有道也故上下足以相臨尊卑足以相濟今謂得自達於君似非文意禮所謂達官各有所指不必牽合見檀弓曰公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陳氏澣曰凡官皆有長二此以長言則不及二也禮所謂達官者張子之說蓋是也但不可移之解小事專達之文

賜官使臣其屬也

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補註按周

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是使得以臣其屬也○集解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謂王之卿六命則許之建官以治家邑臣其屬者名其屬為臣得以君道自居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

親之如家人焉集解公宮祖廟也祖廟未毀謂五廟也此二句見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公雖不服族人之喪然其祖廟猶存則其親於公同為有服之屬也故曰有服族人非諸侯猶服族人之喪也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絕矣尊其尊義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親其親仁也不以私恩掩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聖人大中之道固如此乎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

讓而已補註此言射也射之為法揖讓而升堂射畢則揖而下各行飲酒之禮者乃是揖不勝者

使之升堂取觶自下堂而立飲也其所謂爭非以力而爭也習謙恭退讓之實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

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

同科之一也補註張布為侯棲革為鵠亦釋論語之又棲皮於中以為的名之曰鵠鵠鳥之小而飛最疾者取其難中之為能也不貫革而墜於地則是已申其革特不貫爾故曰中鵠為可知矣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

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

焉補註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出曲禮畏壓溺出檀弓方氏註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墻之下其有壓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遊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不淑出

詩王風中谷有蕓淑善也。〔集解〕檀弓曰死而不
 弔者三畏壓溺畏威古通用刑也不盡道而死於
 桎梏者也。或謂鬪狼忘命曰畏亦以畏為威兼之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溝瀆為說皆迂濶不切。壓謂立巖墻之下而死也
 溺徒涉而死者也。禮之意本謂不弔以絕之故廣
 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
 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
 之也。生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是也。蓋禮樂行
 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耻而不鹿於過惡此其
 為道也尊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及也。此說是
 矣。張子所言切恐未然如何不淑弔者之詞也。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
文也。〔集解〕樂記曰大孝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
 必有居。孝不孝博依不能安。詩不孝雜服不能
 安。禮陳氏澔曰凡為孝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
 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
 可有作輟也。詩人比興之詞多依托於物理而物
 理至博也。故孝詩者但講之於孝校而不能於退

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托者則無以驗其實而
 於詩之詞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
 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煩雜。孝者但講
 之於孝而不能退息遊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
 盡職其制而於禮之文必彷彿而不能安者矣。朱
 子曰古者雜服各有殊等降殺若理會得雜服禮
 思過半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集釋〕春秋一書聖人不得已而作
 也。天王不尊于上侯伯大肆于下
 故首曰元年春王正月示其一統以尊天王也。扶
 王綱於將頹迴狂瀾於既倒故知我者惟春秋以
 一字而有褒貶以匹夫而行
 賞罰則罪我者亦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補註〕此論語二
 章張子合而言
 之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
如吾道之不淪於一偏

補註西銘為此篇首章故取其首句為篇名
今自為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愚按此篇亦
與首太和篇多互相
發孝者宜合而觀之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

不可遺也補註凡可狀若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

也蓋天地間無一物而非太虛之神為性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
一物而非太虛之神為性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
可遺也沈毅齋曰天地附於氣則由地以上皆天
氣也蒼蒼者極遠之色爾然人涵育於天地之中
其呼吸假天氣以為消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
也吾之氣即天之氣爾寧有不相為流通者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

也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集釋凡可言狀者皆

天下之必有者如天地是也有者皆具形象乾坤
是也凡形象皆陰陽二氣之流行其間也然氣之
理本虛靜而神靈則神靈與性氣之所固有也
非二途也二物也此鬼神所以為物之體而物不
能遺乎是姑以氣之必有以明理之必有也故舍
氣則無象之可求舍象又無意之可盡二者又何
嘗有止息乎故人至誠則盡性於已而能窮究神
之所以然不息而化之所以然此皆聖人之事
也蓋聖人至誠自然之天性如此無妄也至於悠
久不息自然之天道如此流行也若春而夏秋而
冬冬復為春其於穆不已又何不久之有若李而
未至知化則非真有得者焉○補註此以中庸性
命之理明易神化之意○集解人之至誠即天之
性也其發而通變而流行不息者即天之命也故
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不息則命行而化可
知言與神化合一也學未至於知化則推行有碍
內之疑故其發之滯也豈為真得乎言人必以窮

神知化為極不可不求至之也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

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

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集釋太極在中本無也虛

也故曰無極然無而有虛而實故曰太極是通為一物氣理皆具者性也人有是氣則有是形有是

形則具是理若氣自為氣理自為理非能窮極其性之所以然也故飲食所以濟飢渴男女所以行

夫婦亦皆天性也是必有而豈可滅哉飲與食對男與女對則有與無對虛與實對亦皆性之必具

者矣莊老以虛無為言釋氏以空滅為教豈暢通直理者乎此姑以飲食男女論之也補註曰有

曰實以物言形而下者也曰無曰虛以性言形而上者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

無皆性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也愚謂氣質之中有性無形聲之驗及發乎情見

乎色方言性之理如太虛之中有神無形迹可求及四時行百物生方見神之理也知性者可與言性可與言神矣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

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

性知天不為叢然起見則幾矣集解所感者氣也固不外於乾坤陰陽二

端而所性之理實即在此本無內外也何合之有本無耳目也何引求之有其與人物之叢然蔽於

耳目苟外而遺內者異矣然其天獨異於人哉人得是理以為性本與天同也但人蔽於外而自失

之耳人苟能盡性知天不為叢然起見則是能合內外耳目而一之矣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全

之而無所喪矣故曰幾之近於天也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集釋動而則靜有而

若無此性與心一也出而應物內而守中亦一性與心也人心之所從來自古及今無不能一無不感合者聖凡同也在聖人則全體大用自無不感故不專以聞見為心亦以聞見為用德無不有化無不至非止於聞見之知而已而其所感於物亦自然而然無所不感者以其虛明於中隨物而應應即合於已內物外者矣即所謂咸和者矣如是者盡萬物皆歸一體一則合其不同而內外一也能合不同故謂之感蓋非不同又何求合焉且天性不過乾坤陰陽之理也因有是理則氣之感生

焉又以其能一萬物故能合之也是以天地生萬物所稟受雖不同而皆無須臾之不感者以有無本一也是以聖門謂性即天道者此也非有無為一內外交合又何言天道哉○集解言人心之所自來本皆無有內外通為一物者但人蔽於聞見之小而失之耳若聖人則不能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其所以無所不感泛應曲當者本其心之虛也有無內外其有二乎哉性者心之體也即是不專以聞見為心不專以聞見為心者天性自發也無所不感者心之用也即是不專以聞見為用不專以聞見為用者由天性所發而見也感即合也以下申解上文之意天性以下二端所以推行其一而一即所以合其二其理之不離於氣也如此天地生萬物以此理付之於物其所受以成形者雖大小不同而其理亦不離於氣也故皆如天地之有兩端無須臾之不感而無不能合者人其可不求其合而離道於氣哉所謂性即天道也此又解上文所謂性即天道之流以氣化言理之發也言上文所謂性即天道之流

行所以合其異者物有二也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氣之意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

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

物而謂之性。

集釋感則此性之發見流動而神妙者故謂之神此神字專指其發見處言而

通書曰感而遂通神也之神字同体猶言主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

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集釋至虛者釋氏空寂是也雖有見實處

一得之明耳實而不堅固者惟吾儒至靜中之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乃無窮者焉故實而不固者

雖守一而易消數非一本而萬殊也雖動而不窮則往者來來者往常往過來續天地之化其劣乎

○補註此至虛之實實而不固即首篇太虛之客形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即首篇至靜之客感一字

當作聚○集解理本虛無形也而所以為形之理

實無不具故曰至虛之實實而固則形也形滯於

方安能實而不固則有其理也實無其形也理無

方故一而能散動根於靜故曰至靜之動則其靜

也有以畜其力養其動矣故動而不窮不

旁則往且來四時是也實以体言動以用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集釋性者吾心之理也理則通達無間自

太極之有而極于無極之無無物不有者也氣則

不過其一物耳以性言之在人有父子之親在物

有虎狼之父子在人不可為君臣之義在物有蜂蟻之

君臣以氣言之則人不可為物物不可為人一物

而已命者上天之命令天賦於人猶命令然與性

同出一原者人之所遇則有適然之異焉舜聖人

也而有商均之不肖乃由匹夫而為天子孔子亦

聖人也而有孔鯉之過庭乃有聖德而無天位豈

非所遇之時然乎人之窮理盡性用百倍之功猶有不至者未可以為性之如此但可以言氣稟有不充耳至于德行同而報應之不同難言天命之本然但可言時之適然也此言性命之道於無無即太虛蓋欲人之修已而且俟其時耳補註性通極之理命稟同於性命即氣化之理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故百倍其功猶難語性可以言氣也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故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也詳見前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

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

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諛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集釋受生循環今生為人死後為鬼之類無此

理也居塵世為虛歸涅槃為實是真妄人也天人一物天與人相表裏天生物參天地不可舍人而取天舍天而取人也以其道而謂之天故妄矣游魂為變易之辭言物之氣變散而鬼之歸也浮屠乃謂之輪迴可乎知天命安土敦仁聖人能是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也得道不免釋氏以誦經坐禪為可長生不死而免輪迴之苦也淪胥陷溺也佛教自漢明帝入中國至於梁武唐憲則其俗熾盛達之天下矣佛氏之害甚矣縱有英才問氣而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法於俗儒崇尚之言昏昏冥冥其驅入於不正之域廼謂吾聖人大道可不卒而至而知之也是以未識聖人之道其心已謂不必事其文卒之言此未見有道君子其意已謂不必事其文卒之言此未倫庶物所以不明察治德所以常反亂怪異詭誕妖魔地獄之言洋溢人耳上之司治者無礼法以

防偽下之為十者無正孝以稽奸而致其誅淫邪遁之辭翕合而興起皆出於佛氏之門若柳宗元蘇軾之徒往往陷溺其中蘇晉何充又甚可惡者天子且愚之况大臣乎儒者尚敬之况凡民乎相率為無人倫夷狄之歸爾若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之君子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論得失哉嗚呼聖道之不明也甚矣真儒之責吾儒之罪矣是以佛氏之害若星之甚此人主之責吾儒之罪天地之不幸也幸乎孟軻氏出而闢之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欲治佛氏先明吾道吾道明人人皆明吾道行人人皆化然後佛氏之教十去七八而吾儒之道伸於千萬也韓文公愈則曰其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其治佛氏之用又莫過於此張子朱子今又從而闢之言人主吾儒之責如此孝者當日誦其言於一通庶幾崇正孝而明吾道也夫○補註浮屠佛氏也其推明鬼之一字言人之死也神識不敢復寓形而受生如環之流轉遂厭苦人世之死生轉流欲求道得免是如環之流轉遂厭苦人世之死生轉流天理之當然佛氏指浮生幻化是知人之理也

天人同一理彼乃棄人事以求天性是不知天
理也孔子所言天者佛氏以為此即是道淪於空
寂惑者指吾儒游魂為變之言同佛氏輪迴之語
殆未之思也大李之道在明明德故當先知天德
以見浮屠非悟道者
也臧僕力獲婢妾也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誠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集釋際處也交會之門也疣
瘡也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又曰諸幻為真雖真亦妄此幻妄之
說也荀子云李曾未如疣贅則具然欲為人師莊
子以黃帝堯舜為疣贅此皆言皮上之結肉譬無
用者也蔭濁彌陀經曰蔭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
命濁此五濁也蔭濁亦若是是皆以誠為空也釋
氏言實處正吾儒知道者之所謂誠天之德也其

言語所及反以人生為幻妄而死為真歸以有為
 者為疣贅而無為者為功用以世界為蔭濁而空
 寂者為清淨故皆厭父母夫妻子女之屬而不有
 遣居室田畝鄉土之類而不存就使得之雖為誠
 實乃不能格物致知而求明道者也儒者則因明
 致誠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由教而入人道
 也因誠致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所性而有
 天道也天道人道合而道又未始遺棄在人之事
 以成聖人之道成則天道又未始遺棄在人之事
 即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旁行應變守正之仁
 而不流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而不過者也安有所
 謂幻妄蔭濁哉釋氏語虛空無為之屬雖似乎
 然究其始言之本原要其反歸之岐路蓋與吾儒
 二本而殊途所主所行均為過差也夫天地聖賢
 之道一而已矣若吾儒之是則釋氏之非不可同
 日而語者况其所言流蕩逃遁則失守其至公窮
 困誇大則或過乎中道推行其事滯居一隅則或
 誠而不平致極其偏傾倚私小則多邪而不正求
 其經識一卷之中此等之弊無不有之既不公平
 中正則皆偽耳豈識所謂誠實者耶天下之道大

抵能知天地之晝夜陰陽其動靜不失健順之德
 則吾受之性天賦之命能一之耳知之則入道之
 極造化之迹者豈不皆知之乎釋氏直語太虛皆
 從事於空寂陰陽晝夜亦不少係於心則是未嘗
 見易豈不免陰陽晝夜之累乎具是理者而且不
 見又豈可更語真實無妄之道哉蓋舍實理而談
 鬼神乃見幻妄也故大易之實理健順之常道彼
 雖徒能語其各而豈能心解其理况办行乎○補
 註實際謂真際也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
 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
 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就便得其真乃誠而惡
 明者也考即者字之誤一卷謂釋書彼欲直語太
 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而不知太虛即氣欲舍
 晝夜陰陽而言太虛則是未能見易又烏能更語
 真際真際乃知道者所謂誠即
 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

隱也

補註此以易大傳之言釋夫子直告子路之意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

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

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

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集釋其體周流不息而不偏滯於一方乃可謂之無方所無體

質偏滯於晝夜陰陽特物而已如道則兼其體而不累於偏滯也惟其道兼體乎是故云一陰一陽

陰消則陽長體無窮也又云陰陽不可測度又云一闔一闢闔者靜之極闢者動之始不拘於靜動

也又云通乎晝夜謂之通則不偏於晝夜也論其推行於外則總名之曰道論其不可測度則謂之

神易者變化無窮論其生生則謂之易實則同理而已特指其事則有異名此乃其體不偏滯所

以無方無體也○補註晝夜陰陽即物也與首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太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

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集釋老氏况諸谷謂谷神不死是也虛其應者善惡

之報也晝可為晝不可為晝夜亦不可為晝陰可為陰不可為陽陽亦不可為陰偏滯於一物也兼

體無不包也無累無偏滯也一陰而又一陽一闔而又一闢則剛柔之道得生欽之功深達一動一

靜之機矣人之為德虛以氣言善以理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何心哉裁者培之傾

者覆之自然而然也故曰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補註况譬也谷谷神也管子曰天之道虛

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愚謂太虛氣之本體虛空之中有神故陰陽變化惟其所命若俄然

而雲忽然而風倏然而雷雨交至是孰使之然哉皆神之所為也曰是而知神者即氣之性化者即

神之命知命則知性知化則知神矣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
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
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
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
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
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集釋一段論太虛最

好湛然與一神也太虛之道也神則理也數則命也反原者以冬為終反之必有春也人由虛中而生至死氣散亦歸於虛消變盡矣稟天地之氣人又生焉非如釋氏輪迴之說死而此氣復生為人也腐草化螢黃雀化蛤不過變中一事而已由太虛有天之名氣則虛也天則理陰而又陽屈而伸又伸感動于此者其有窮乎此生物之始及其散而無數神應之亦無數此成物之終也故雖感而

無窮其實湛然理之真一者常清明矣故雖應而無數亦不過一神之所為而無有二道矣然陰陽二氣散行於天地人物之間將有萬殊人豈能知其理之一本苟理之混合為一使萬殊之出者俱為一道豈復又見其有異哉此理之實一而無二也然稟是氣而生形聚之則為萬物形潰散則反歸其本原如此之聚必有如此之散易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說與游字如人之游漸漸而去變者魂游魄散漸成消變也故一變字對聚散存亡為文聚而散存而又亡如此也非如腐草螢雀之變化者焉此論太虛之氣數無不有神之理也前身為人後身為畜前身為畜後身為人此佛氏之言何嘗有是理哉天生人物如軋花相似屢軋屢出不聞將已軋者花子又軋之也人之生死如此○集解神即太虛也散見成物也非消散也無窮直言無時不然也無數橫行無物不有也此言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反言者謂其氣復還於天地也腐草化為螢雀化為蛤故曰螢雀之化程子曰萬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還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

化哉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或問人死其氣雖散只返本還原去朱子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性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性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體所謂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是也神即太虛之理所謂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是也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故形聚為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故形消反原蓋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依舊是太虛之氣如水之釋而復為水者相似此正形容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意而先儒數辨其非亦求之過也螢雀之化見禮記月令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

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

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集釋益曰有孚中行又曰有孚惠心則益

物者必誠如天生物進而不息也孝者自益必誠如水之方至日有益得若行之不誠孝之不勤以求自益而且益人皆為難矣文言迺言易長裕而不設謂遷善改過以長善但充裕之而不可造作則益矣豈不信夫文王于美里蓋如此也一說曰息曰滋息也已○補註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孝之不勤自益不誠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

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

之不吝

集釋不固之固以為固滯之固○補註葉氏曰說見論語君子修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

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孝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自所親識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崇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又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言所謂固失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思來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答江

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黃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按東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五峯胡氏所撰云○集解此張子東銘警已以教人者人之戲言出于心思之所欲戲也人之戲動作於謀慮之所欲戲也是發乎心聲以成言見以四體以為動何嘗不出于中乎但不明其理而若是之妄言動也謂非出於已之心此欺人耳至於過言則非已之喜言過動則非已之正動或失發於聲氣或繆迷其四體而致其然亦非理也謂已之自當如此則自欺矣欲他人從已而不疑則欺人矣豈不自知其不可乎或又以為

出於中心者但歸咎為已戲失於心思者則自誣
 為已誠皆出于詐偽者是皆不知戒其出於已之
 職反歸咎于不出乎心之過則長其驕傲遂其非
 惡庸有既乎其無知識之甚矣苟知之明則有心
 之戲無心之過皆悔悟禁戒而至于無妄為不貳
 過矣李者豈可忽其小而不用力焉○愚謂正蒙
 一書實張子作之而門人記之始之以太虛終之
 以言動亦欲事於細微亦至高遠也其間多有發
 聖賢所未發者不可以為難澁而遺之也○集解
 出汝者戲言動也不知戒則長傲不出汝者過
 言過動也不知
 歸咎則遂非

性理會通卷六終

性理會通卷七

皇極經世書一

邵伯温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
 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
 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
 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
 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
 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
 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
 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

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

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

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竒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

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畫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能前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卽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康節之易先天之嗣

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所著也○

趙氏震曰皇極經世書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之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之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文所以暢二數之義如易之有繫辭焉夫道不囿於數而數實該乎道昔之負才氣者雖使十年不仕而事於數康節殆未之許吁是豈易言也哉

按本書六十二篇并門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有四篇其首三十四篇則以元會運世相經橫列甲子繫歲紀事以驗夫天時人事之得失其次十六篇則以聲音律呂更唱迭和爲圖三千八百四十以窮夫萬物之數其後內外十四篇之文則皆所以敷暢前二數之義也然前之二數邵伯溫氏嘗著一元消長等圖以括其要約後西山蔡氏因其圖而推衍之著爲經世指要一書足以盡了五十篇之義而晦庵朱子謂其於康節之書推究縝密矣故今不復具載康節全書但取蔡氏指要諸圖增以諸家釋例纂爲二卷列於內外十四篇之首庶幾觀者卽圖以明其數因文以求其理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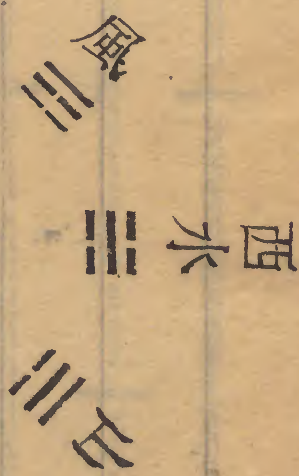
由約可以該博復以漁樵問答及無名公傳附於後者因其文意與是書有相發明故也

纂圖指要上

西山蔡氏曰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同

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為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於伏羲卦畫奇偶之序其為道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則大畧可見矣

八卦正位圖



南天三

三解花

伏察此其跡首身而氣壯者
 相與對之由三三三三三三
 自一而二自二而四
 四象四象主人性人無
 西山慈刃曰大幹曰息亦太
 慈景主兩兩兩兩兩兩

邵伯温曰先君云天地定位乾與坤對也山澤通
 氣艮與兌對也雷風相薄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
 射離與坎對也此伏羲之易也乾之初交於坤之
 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
 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
 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
 得艮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為少女乾
 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
 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
 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

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得順行，此所以生六十四卦也。○西山蔡氏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

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爻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陽也。其敘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

補註
八卦

正位之圖而曰南天者三畫皆奇上下皆乾天之象也。其曰北地者三畫皆偶上下皆坤地之象也。其曰東火上下之畫皆陽中之畫為陰是謂之離。離者火之象也。故謂東火其曰西水上下之畫皆陰中之畫為陽是謂之坎。坎者水之象也。故謂西水上之畫為陰下二畫為陽其名曰兌。兌者澤之象也。故東南曰澤上之畫為陽下二畫為陰其名曰艮。艮者山之象也。故西北曰山上二畫皆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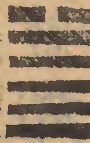
一畫為陰巽之象也巽之象為風故西南曰風上
二畫皆陰下一畫為陽震之象也震之象為雷故
東北曰雷是故天地相交雷風相薄水火
不相射山澤通氣造化之功用斯著矣

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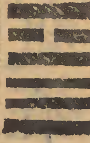
乾



夬



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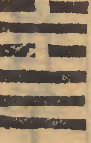
大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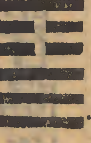
小畜



需



大畜



乾三畫皆陽上可謂剛也
夬三畫皆陽下二畫皆陰上可謂剛也
大有三畫皆陽下二畫皆陰上可謂剛也
大壯三畫皆陽下二畫皆陰上可謂剛也
小畜三畫皆陰下二畫皆陽上可謂柔也
需三畫皆陰下二畫皆陽上可謂柔也
大畜三畫皆陰下二畫皆陽上可謂柔也

泰



履



兌



睽



歸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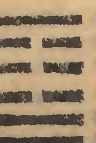
中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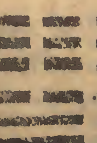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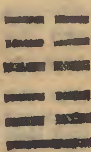
屯



頤



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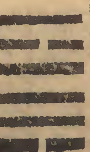
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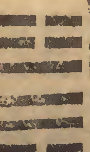
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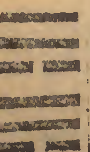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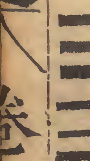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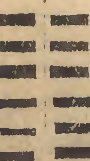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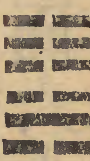
漸

蹇

艮

謙

否



六十四卦方圓圖



邵伯温曰先君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圓者為天方者為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西山蔡氏曰六十四卦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陽九陰六用數圖

老陽用九數

老陰用六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為老陽之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為老陰之數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為坤卦之數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

十為一暮之數

月日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

六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

四千六百有八之數

六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

之因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少陰數八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為少陽之數

性理會通卷七終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爲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有八得一百六十八是爲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有二得一百九十二是爲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百

六十是爲一暮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

五千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

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

亦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爲萬物之數聖人

所以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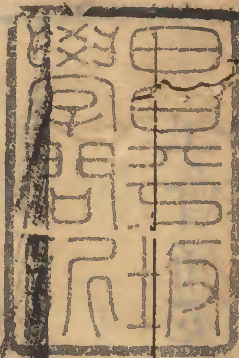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性理會通卷七終

性理會通卷七

皇極經世

十四



寬政己未

以一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百六十是為一替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

五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 然此爻只具艮象自二而萬以萬爻來當萬時未干日二篇之策當萬時之爻爻皆不具萬時也

六。洵。以。不。善。者。以。固。易。用。六。而。不。用。十。八。也。

亦。野。萬。亦。一。千。五。百。二。十。三。萬。時。之。爻。聖。人。

